



樓漫談窗推

羣英社叢書之五
翁 漫 樓 著

推
窗
談

上海羣英書社發行

推窗談自序

既然已將談書的一些散文集成為「閉戶談」交了書局去印行，便無妨再把為文壇上與社會上而寫的多少雜感，亦收集起來。索性以「推窗談」名之，意為劃分寫作不同時期的界限，亦為兩個集子內容不同的色別；但目的還是為了美飾集名的緣故。因為常見人家一些書本的集名，取得太綺麗可愛，和切合內容了。特別見了古代文人之散文集的集名，更是悅目有味，就是現代散文大家周作人氏著述的集名，亦取得靠動聽了，使自己不願示弱於人的動機，而想有以求人美之美了。可是因為自己太缺乏這種本領，終於無所獲。後來還是仿了周作人氏的「談龍」談虎」的聯絡取名式，而定了「閉戶」「推窗」兩個聯絡意義的名字。這才稍算為滿意了。

俗語說：打開天窗說亮話，一般人以為這是刻薄的態度，似乎一個作家的筆

調是不該有這態度存在的。可是，處於現在的環境，那個不想這樣的表示呢？因為現在的環境；如同病人的請醫生，要受到強鄰的限制，使病者的家屬，不得不服從的，不許醫生對症下藥一樣了。所以病人只可臥之待斃，而讓微菌盡量去侵蝕細胞而後已。還要想什麼法子來救，根本就不許你救治的！就是目前的流行性感冒的治療，亦已禁用「桂枝湯」而倒迫用着「大黃湯」了。但是以大黃湯來治感冒之症，已是萬萬分不利於病人。誰個醫生那肯下這毒手？又因多數人認識感冒症如無桂枝湯吃，甯可攢進被窩裏去流點汗，較吃大黃湯有生望。但是強鄰的威力是可怕的，能令病者的家屬嚴禁既不許吃桂枝湯，又不准攢進被窩裏；且迫吃大黃湯後，還要叫去臥冰吹風扇！這樣流行的感冒症那不再流行漫延？當這時的西洋醫生亦沒辦法，僅能以安眠藥或阿司匹靈相助而已。你想，一個好說話的人，目覩這事實，身處這環境，那有餘地好說話。雖然閉戶不攘是非是上策，但好說話的人是一輩子不能縫着口的，於是說又不能，不說又不可；只得打開天窗來

說亮話了。

自己是個相當好說話的人，但亦曾經閉過門而忍不過縫口生活者；所以使把天窗打開來說幾句亮話。亮話原是自家好說，達此環境，益可多言了。但是自己說話太不顧彼此，或有些太不近人情，可是我因抱了決心不需要人們的同情，不需要大眾的讚許，亦不怕人們的誹謗，不怕社會的摒棄，更不為社會中心的文章，不為流行的病文，不願為情感作用的驅使，不願為大眾的喉舌，只本我所欲言的宗旨，盡量發揮個人的個性，發洩我的心跡，保持自己固有的筆調。我有的是口，我有說話的自由，誰能制止我，誰能說我的話不對。既然人家可無理不許我閉門公然說話，但我還有天窗可開，有亮話可說。再禁止，還有地穴可鑿，有暗話可說，但希望不有鑿地穴說暗話的時節降臨更好了。因為這是到了雙方不便的時候。如彈環到了不能再壓而脫了壓力一樣的會突衝了上來。又如被打的狗到了無路可逃，會凶惡的回頭來咬你一口那樣的不利呢？

一班人以為亮話可說，似乎內容辛辣的氣味不可太濃厚。而且有些人更在說我的亮話之內容，正犯了這不利的一點。但是，有的人反視我這不利之點，正是我的進步。的確，我承認這話都說得不錯，且自己每於平心的時候亦有同樣的覺到了。究竟這是對嗎？可是我終要答是對的，肯定的認識這是環境所使然，如果環境只能使你如此，那裏可說不對呢？

五年來，特別是近年來的環境，使一班好說話的同志，那被壓抑的心火，已不能再忍的，像停息的火山又慢慢的燃起來了。所以開着的天窗處處可見，毫話時時可聞，識相的多走於幽默之路。具熱血的，則多墜於狂莽之途。故幽默大師之產生，狂人之出現。便如亂世之出忠臣般的成了季候果子之流行了。於是，說之痛心，想之可喜。但，願希望有一天能使我們的魄力來洗刷去這可歌可泣的環境，讓我們平心的說幾句坦白的話罷！

發接廿五年九月十八日於上海

推窗談目錄

自序

告目前兩口號的爭論者

包羅萬象的至情文學

文學有必要當磚去敲門

文學遺產與評價問題

「汕頭文藝界一瞥」與「文學有無時代性」的論戰

一、本題的話

二、關於「汕頭文藝界一瞥」

三、想把「汕頭文藝界一瞥」勾銷

四、不必有的分點

五、文學確有時代性

寫文學不如當野鷄

詩人的生活要比孺子壞

蹦蹦戲的話

南唐興亡的童謠

潘金蓮與兩兄弟

談潮州七賢故事集

屈原之後又杜義

孔子的偉大

武力推行教育之政策的失敗

應份說的話

走上一九三四

萬惡淫爲首

東洋藝術家

野味獵險記

文章得妻

娛晚景的說

又是冬天凍人時

庵堂何盛於斯時

磨蝕人的人生

一顆心

記夢月心

春花秋月何時了

雀戰有感

憶慈母

告目前兩口號的爭論者

波浪起伏的政治舞台，勾心鬥角的工商市僧，甚至暗潮叢生的國際之間；外表無論如何去粉飾得怎樣的太平，怎樣的像水清如鏡，終是引不起大眾的信仰，釋不得人們的存疑，而且當一層煙幕彈無意被人揭破的時節，可怕的咀咒，失信仰，永遠挽不回了人心，便會跟着這個時候從大眾的喉舌，集團的態度表露了出來。可憐一般有骨氣的文人，亦會走到與人一般之見的起了筆鎗舌戰，暗地裏招兵買馬搭起了雷台，把文壇混得一團糟，自然亦有時候給大眾這樣的看待了，你想，是多麼下流的看待呀！

本來現文壇鬧着異途同歸的兩個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分歧的新產兒，假使兩派能冰釋彼此之見，斷沒有一鬧就這麼的厲害，自魯仲良派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國防文學」的口號被認為不通後，接着便築起

了大本營，合一的口號自然亦不能喊得起徑了，試問還有坐地不亂的柳下惠麼？於是寄某某與答某某，以及我對國防文學之意見！或「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主張，不讓步的，兩方的徒子徒孫，不管有理無理，只求多有一人為老頭子說話便算了。的鬧，始終沒有想到大眾讀者的觀察力怎樣，以為兵多可以勝敵，怎料得銳將雖少，亦能克服烏合之衆，其實問題都有正理的存在，如果無理取鬧，不外費了時間精神，費筆墨紙張而已；那能得到讀者的同情。如果以為這問題可存心欺騙讀者的錢，而籍以推行刊物，則殊非上算。如果視刊物是為大眾而設，那便應該為大眾着想，須知大眾的讀者，並不希望刊物有鬧私見的問題，亦不希奇文人有賣藝般的專挑着私見之鎗花的本領，所希望的是文人心血的結晶品，切膚之痛的中心論，那種肝火相攻，含血相噴的損人利己的說話，自然是讀者所不願領教的。

其實現在所爭的兩個口號，均有相當的理由存在，可是，一鬧下去，便從有

理變爲無理了。何以？因爲甲方的集團以自己有理由的口號，去攻乙方有理由的口號爲無理由；同樣，乙方對甲方施以一樣的反攻，不是都失落了有理由的資格麼？且兩方相爭的使命，可看出除相輕之外，便都想爭奪領導的地位，所以都視爲是迫切，而更以動聽的言詞來博文化界的同情，引誘大衆的擁護，而不知這舉動反墜其人格，失大衆的信仰了，因爲這種存心壓迫對方消滅，而以己方爲唱導的野心，使一方被認爲可欺的少將派，或老將派，（因爲所爭之重點不外在這兩派之間）自然要激烈的反攻了，因爲在現世紀裏，野心家的壓迫弱者是被公認爲可恥的一回事，苟野心家存心要壓迫弱者，稍有抵抗能力而求生存，當然要抵抗到底了，意大利之奪取阿比西尼亞的經過，便是一個極好的例證，想不到這種不平等的思想，中國的文人亦會產生；怪不得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品出現，原因多是受到互相拗折之損害了。

文人之爲文，固然各有各人的筆調和思想去構成派別的分歧，可是文人是不

可無行的，不能恣意有醋性行爲去抑制他派的發展；還要互相保持各人固有的地位，稱雄獨霸於文壇的，僅是大衆的擁護，並不是關門道喜便可成事的，如果未經大衆所擁護，自然亦要讓步的，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與「國防文學」兩口號的領導者，都想施以統制手段，祈達到自己的口號勝利，成功了領導地位爲目的。但是這樣的爭，叫誰先下台呢？是不是少將派應該先讓手，讓老將派來領導麼？抑老將派該先退讓，讓少將派來領導麼？要解決這問題，以什麼措詞才算確當：就是中間的人亦很難確定的。因爲少將派的思想，動向，並所抱的口號，未曾不新穎，正確，資格當然有至領導的可能，但是老將派的思想未曾就落伍？口號未曾不正確？領導的地位自然不致於失了，然而，以郭沫若氏之主張：「我們不要老頭子來領導青年，要讓青年來領導老頭子」的話，似乎少將派的地位愈見其重要，更有領導的可能了，可是這話亦不能說通於大多數人，在理應該選賢者爲領導，才不屈了賢人。但是，現文壇的賢人太多了？致賢者不能讓賢？又

不能相罷手。所以雖爲賢人，因其不謙讓，亦成了非賢了！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與「國防文學」兩口號的目的，都是救國的主張，所差不外字眼上的不同，何以都專神集注的爲這區區的標題而爭執？以致傷了彼此的情感呢？須知產生這兩個口號的動機，是由於國家的貧弱，爲保全民族的生存爲起因，何故國未救反願自己相爭了起來？文人是智識的份子，終日都在高唱不可存闔牆之見，而且不是喊過中國是一盤散沙，今後救國須團結麼？這樣國恥多至每人似穿了長期的孝服般的，還有心思發肝火來相輕麼？我真不解爲什麼要喊起救國的口號？現在國家不利的事多像蝗虫害禾般的時節，正急需於文人的宣傳工作來振民氣，喚民心，但幾月來不但成績未見，而戰台竟畢現，是否文人的救國，亦必要像軍事上與政治上的統一後才能救國麼？是否必要像內戰的流血後始能爲文救國麼？是否別人不能救國，僅能你個人或一個派別才能救國麼？如果有這樣想的，那是錯誤了。試看現在中央之解決西南，是

本團結的精神不流一滴血的，何況這文壇上沒有漢奸文學派的出現，且所爭之口號亦無一方不當，故名義爲統一戰線而爭的話，根本不能再利用來掩飾那想奪取領導地位的野心了，希望有所覺悟！

且近來更有提倡戰線合一之說，這固然是必要的工作，不過提什麼口號便能適合所爭兩派的胃口？所以還是主張分道揚驤的好，免得一輩了鬧不清，亦免得有存野心領導地位之爭。如果不這樣的各自罷手去幹各人的工作，恐怕國亡了，這問題還鬧不清楚呢？到那時真不能辭其咎了，所以很希望大家恢復五四運動那時的精神爲民族刷新，切莫踏南宋諸儒之爭以致亡國的複履，存歷史上的美名，勿爲後世所唾罵！國家幸甚。

廿五年九月十八日

包羅萬象的至情文學

現文壇正鬧着「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與「國防文學」之爭的時節，同時「至情文學」的旗幟亦有人捧了起來；且至情文學的高唱者的論調，大有攻損以前所爭的兩派；致一班尋機乘隙，以文爲生的人，亦來數百字反攻的駁論了。於是，又多了一個可賺稿費的機會，亦算是文人多增煩惱之秋。

其實，至情文學的提倡，是對的，而必要的，眼光亦遠遜於前爭兩派。不過，至情文學高唱者的論調，有些錯誤，錯誤之點，不外在於「窮極無聊，爲騙幾個稿費，堆字砌句，費煞苦心，國防也，民族也，何至情之有，烏可名之曰文學」的這些弄巧反拙的廣告話了。可是我之贊成至情之提倡，並非存心人非我對，攻彼擁此，而是純潔的說：至情文學是包羅萬象的，超乎一切文學之上的，簡直說：一切文學，無論是國防也，民族也，花月也，人情也，戰爭也，報告也，生

離死別也，奸淫邪盜也……等等。都不出於至情之範圍，而是可稱屬於其中之一小部份。所謂至情者，非哀，樂，喜，怒，愛，惡，慾之七情有何？廣分其義說：有感於國家貧弱，危在旦夕，而以文學鼓吹國防之重要，非至情之人所能為？有感於民族淪亡之痛者，而以文學喚醒民衆為團結之注意，非至情之人所能為？男女熱戀之心聲，不能抑止之愛慾，非至情之人所能為？「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人情也，「兔死狐悲」惻隱也，非至情之人所能為？「生莫悲兮生別離」非至情之人所能為？諸如此類，何一不是由至情而生，由是高唱至情文學者，而單以男女，父母，朋友之愛作定論，則不但大錯特錯，且其眼光亦可知矣！

固然，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王昭君的「出塞歌」，王維的「陽關三疊」，司馬相如的「鳳求凰」，李延年的「佳人歌」，盡可稱為生離喜樂的至情之代表，而岳武穆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謝皇羽的「西臺慟哭記」……亦何曾不是血氣熱騰的至情之作？即如目不識丁的楚霸王項羽的「垓下歌」

，何等悲壯，何等情長，你看這：「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驪不逝，驪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語氣，與及高祖得勢時歌大風歌之氣概：「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歌，幾千年來，有誰人反對此是非至情之作，所以至情之文學，並不單以其所知的幾首而作為代表了。如果想舉至情文學中愛情的例子，則西廂記裏的：「但蘸着些兒麻上來，魚水得和諧，嫩蕊嬌香蝶恣採，半推半就，又驚又喜，攬口搵香腮。」的調情之境，及「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日，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眼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無人調護，自去扶持」的離別那種體貼入微的話，及：「青山隔遠行，疎林不做美，淡烟暮靄相遮避，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爲何懶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時何遲？」的悲痛之語，具是至情的描寫，更堪爲我人所動了。

再之，至情文學的範圍，並不止以上所舉那樣，如文人相輕的論戰，兩派間

嫉妒的響聲，專打不平的高調，魯仲良的和解……亦都是發乎至情，所以至情文學的範圍有這樣的廣大，高唱者何故更不提及，豈無思及乎？抑不足道乎？我因之奇怪哉！

廿五年七月二六日

文學有必要當磚去敲門

無論那一個時代，由於包圍在任何制度思想之下的文人，所生產的各不同的色彩之存貨，已證實文學是當磚來敲門的。

文學既然能當磚去敲宮庭士大夫的門（封建時代）敲社會經濟的門（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敲女人的心與戀愛之門，敲名譽與娛樂之門（出風頭和有閒階級者）那便是文學的作用了。人能利用其長去奢其所需，還不算為事業又有何？如果視敲門磚的主人是文學的蠻幹者，而是文學的「冒牌人」的話；實未知文學尚有何事業可成？而且文學未必就能否認非商品貨？所以文學之成為每個人生活中的生活，可肯定是必然的。故持磚敲門的作家，便不能說多限於住亭子間的窮才子了。

我們可無須區區於追究文學是否可當磚用，（因為當磚用已成了事實）而應

來解決文藝界的青年是否有必要拿磚去敲門的問題？

誠然，封建社會改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在組織變動之下的文人，已另具着方式來出賣心血，已是人人皆知。文學在現在去敲經濟之門，雖比不得敲宮庭之門來得有骨氣而且難。可是人欲的是錢與名譽：為求稿子變成鉛字與換錢，便不得從事於文筆之技巧之努力了。他們努力於字句的技巧，是一種役於文學而揚其本能以奪取其值，非有心於投機，而非想博一時之便宜。如果以窮作家的產品是一種投機取巧的話，則「偉大的文學產生於窮愁」的話可謂不通了。假使文人用心於技巧而視為可詆，那歷朝來的文人何必各創不同之文體，如韓柳歐蘇之文體，以及詩詞歌賦騷曲等技巧之體材，這些未必可視為招搖造作？所以文體之複雜乃是文人技巧的產生了，是潮流或環境的需要，非是投機取巧的朝露般之物，於是現代青年之苦心於技巧是必要了，而以技巧當磚去敲門更是所需。

因為現在的文壇多受着幾個名流所獨步，致一般無名英雄難於敲門，由是，

出版界之脆弱是誰的過？恐怕多是各編輯施行稿禁的收效吧！所以無名作家若不以技巧去敲破稿禁，那能敲進經濟之門。所以現代文人若想精彩現代的文學，對於特殊技巧的創作便未可少缺，爲的是想當磚去敲門。故當這未獲偉大作品的現中國文壇，不是很缺乏敲門磚的主人？如果多着勇敢的人來敲盡四處的門，則文壇未必無望？所謂以文學來作些事業的事業，即在其中了。

文學遺產與評價的問題

社會是個融洽理智的場所，在這場所裏一些不能融洽的理智起了衝突時，便變成了含有討論性的問題。相信，爲問題而研究，在分析及探討的道上檢討，萬不能視爲「浮躁」及「取鬧」，這因爲有點補漏工作的舉動；本文談「文學遺產與評價問題」的分析及探討，便是作者認爲在文學上不能免的一個討論問題了。

「文學遺產的問題」，近來還多着人在討論，他們討論的要點還屬於疑問？並且在他們的文章裏還以爲受了歐風的觸動而談起。於是便不能相怪他受歐風的薰陶。其實有這麼一次歐風，便來有這麼一個文學遺產問題的文章，同樣沒有文學遺產問題的疑問，斷沒有我來個文學遺產問題的分析及探討了。

中國固然是一個被認爲樣樣落後而是事事不美的尾隨屁股的國家，但是它

一點不可一氣抹煞的特長，這種特長自來受到國人的忽略，才不能表得現。原因亦是中國人的思想太歐化，心裏在這一點上亦太沒有自信心，所以把中國的特長一直埋沒着。

說起中國的特長，似覺得很矇矓，是嗎？假使各人能細心去想，便能明白中國的特長是：建造在某一樣事的基礎。因為中國人的思想據說可相信不落人後的。例如現在世界上所發明的事物，有些未曾不是中國人有所想過和做過，因為那時所發明的事物是多麼的幼稚，加於國人不用心研究的結果，便成了「落後」及「不美」了。有一些是外人將這不美的基礎材料，運去造成了一種成功的事物，再運進中國來熱烘，所以過去的東方文明，何以現在一變而在西方市場，這或許是缺乏捧場的手段的緣故，於是這歐風東漸便不能完全信是中國的必需。關於文學遺產問題的東漸，亦同樣的不能說中國是受了薰陶，其實中國的文自學來是很少受到失傳的，可是那樣沉靜的原因，在於極少人有把這文學遺產注意過。現在

，一聽到，這問題的名詞傳自外國，便一味奇怪其新鮮，並加於留心的討論了。其實這文學遺產有什麼值得討論？討論的結果又有什麼正確的價值。不是單以「揚棄毒性」和「承繼寶貴的材料」為標榜？可嘆！中國文學，不，一切的文學，我相信無一沒含毒性的。因為文學是時代的表徵，是社會的反映，世界上自來無有一個時代的社會沒毒性的，就是昇平的世界，終亦含有昇平的毒質。假若站在別一個毒性不同的時代用眼光去看前代的文學，當然要以流毒及種種的名詞為加冕，特別政府常流動的中國各朝所產的文學更可分別來揚棄，照一般論遺產問題的分析揚棄的人的眼光看，則中國文學只有棄，沒有揚了。何以？從周詩說起，便以周詩誨淫棄之，楚辭的特徵是含有無志的犧牲，在嚴格論，亦在被棄之列，漢賦是古典時代的產物，加於思想訓誥，對文學的進展大有影響，當然棄之有餘，唐以革新文壇不成有名，其作品多系名士逸事，至宋性理之學大盛，但其文學多系修身為德，不理世事為主。說起來亦無可能為我人表揚，元曲之盛，以至明

清兩朝的花月小說。在現代這普羅空氣大盛時期看來，更無所需要了。自五四運動以來，一般作家的思想多分歧，產生的文學亦不過這個時代的表徵吧了。

現在爲文學遺產問題，所提各朝文學的表徵，已沒一些兒承繼的可能，何況要尋材料來保存，這是天難的事了。其實中國文學好的材料是有，只要把這一「揚棄」的界限柝去，而且更不需要來選擇文學爲承繼，中國文學的遺傳，簡直用不到這遺產的呼聲來提醒，它自能自然其然的傳下後代，傳下的文學便是繼承的文學。都是一些在歷史上很有價值的文學遺物了。

現在我們所繼承的各時代的文學，在評價問題上亦成了一般人的主要觀點。如過去的四庫全書未經商務影印的時候，其價值己是有錢買無的貨品，但經商務的印行，價值則少而且新。但是這樣或許還有人在可惜得不到其真本爲憾呢？如此在評價的人眼中，他將如何評法？若不以歷史爲評價作主標是不能分出價值的輪廓來；由是可知評價的重點，在於時間的分析問題上，時間分析的評價，（歷

史評價」比時代的普通的評價是相反的。因某一時代的作品在時間的階段上，其價值是逐漸的增加，時代久的其價值當然亦愈高。像古董一樣的珍貴。但普通的評價只能高在當時的範圍，過了時代便會失却時代，致有賤價之處了，於是文學的評價標準應以歷史作評衡的。

一些人以為文學不能「重新估價」，這似乎近錯的思想。我人雖然站在極短促的歷史過程中，但對剎那的評價是不能忽略的；這因為是時代給你一種價值增高。的啓示，使你不得不將價值如樣的增加。這與之文學作品的價值不會隨現代人的標準而轉移的斷語是大不相同的，原因是作品的價值能高不能減的伸展，並不像那能高能低的循環轉移一樣。

總之，文學遺產與文學價值是不相關的，接受遺產是文學的傳受，並不是接受一般人所承認的估價。因此可知文學作品的估價不會影響於文學的本身。因為文學本身是純潔的，沒有些兒金錢價值的附帶。

然而，現在的中國似乎不應來討論這遺產問題，因為中國的文學在一般討論遺產的人的眼光中，已認是無可保存的材料了。而且討論遺產的呼聲中的條件，太限制得中國的文學絕無出色，這種埋沒國粹的遺產問題在賢者之士不知如何着想？我相信這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學，根本上是不需要人們去選擇來繼承的。、所須要的更是人們來「整理國故」，整理國故與選擇繼承是不相同。因為整理國故是建設的工作，負有發揚的使命，選擇繼承有隱着破壞的工作。「揚棄選擇」便是國粹之損，所以我們應有這一個分別。

「汕頭文藝界一瞥」與「文學有無時

代性」的論戰

一、本題的話

爲了上海「出版界」廿二年發表了「汕頭文藝界一瞥」的文字後，作者徬徨仁兄（汕市報庇股作家之一）的目空一切的論調便引起了一般人的不滿。於是揭竿於市民日報的樂園上，大有人在焉。

本人覺得徬徨君已說錯在前，復又蠻幹於後，所以心理不免有點火熱，故以第三者的資格參進，可是自己的文章一發表，使引起徬徨君的「和漫棲先生談話」，以及其黨徒的無理取鬧的攻擊，是故從「汕頭文藝界一瞥」而擴張論戰到「文學有無時代性」的問題了。所以本題的論戰，前後經過了一兩月的時間而無完滿

結果的停了筆，這原因大半爲着他們的山窮水盡。而一半爲着編者太儉嗇篇幅的緣故，可是自己已站於勝利方面，使無須再想論戰了。

現在「推窗談」要出版，故本人論戰的一部分便收入這集裏，以存其真。

漫棲一九三六·十·一·上海·

二、關於「汕頭文藝界一瞥」

以第三者的資格撞入文藝戰場前綫

「本來我們亦不打理這些事，不過大家都是青年學子，有意思就不妨寫出來大家討論」。的確，這種不值一笑的一篇無聊文字，居然會引起不小的筆墨官司來。亦就仗胆的冒撞到前線，想作一個直說。

幾天來的幾篇文章，我很慎重的再看了幾次，覺得裏面只有兩條對立的陣線。（逆所謂第三者的亦算在內）。

對於徬徨君和周健祥君兩人的文字暫不去說，在七日的一篇「看了周健祥君

評徬徨君的「汕頭文藝界一瞥」後的大作，很使我們疑惑到是否是第三者的說話，但我不敢斷定那作者就沒批評資格，其實那作者在裏面還說周君沒批評資格呢？無論如何，假使是以第三者的態度來發言，就要着想些，那批評的火性似乎可降低些，牢騷亦無須盡發，所謂「打狗須留路？」若以坦護着徬徨君那種使人不滿意的「汕頭文藝界一瞥」的大作而發言的，那請于題目上要弄個明白。或許有人要說這掛羊頭賣狗肉，自居老于批評而在文字上用着主觀色彩來輕蔑人家的大作，使人很難懂，因此很想去打理你的主觀批評文學了。可是一看到你對周君那種教訓般而輕蔑般的其中一段：「：周先生，我希望你重閱幾次批評學，然後再來批評人家亦不遲，」的話。使我不免梗着頭皮執起了筆。

裏面還有點太孩子氣的是：「徬徨君的「汕頭文藝界一瞥」我亦略略的看過，內容雖不很完備，但也不致有許許多多給人家借口指摘的地方：」作者先生，恕我笑你幾句。你要批評人家的文字。用了略略看過的眼光，便來批評人家。可知

你是與徬徨君同立於一條戰線而來說話了。莫怪你以「略略」來解決這「一瞥」呢？然徬徨君大作裏的不備地方，正是指摘的借口，你現在還不懂指摘人們的地方是在於短處麼？對於徬徨君的短處尚且不認識，怎能說到批評的話來。莫怪你的主觀眼鏡一味牢騷周健祥君，一味想挑戰。其實，你最末說的那段「：周先生，我希望你下次不要輕易電動的來批評人家，我勸告你以後多看一點常識的書籍。」這自以為是，而是下挑戰種子的矛盾話，使人看後，要自然其然的破口笑了幾個連串的哈哈！我真不好意思轉請你自己領受了。但以後對於這些自教自己的教訓，不要說得太痛快吧！你不要想你的文字登後便安然無恙呢？其實將要和你作對的人未曾無呀！我知道你一定是不怕，但為要顧着寶貴的篇幅。所以我在這兒要請一般注意這問題的人亦不要漫動。大概你覺得我的話比你的話夠不住吧？

現在再來說幾句關於徬徨仁兄在「出版界」的大文章。徬徨君以學問深淵的眼光？用報社幾個副刊就算是「汕頭文藝界一瞥」。這莫怪人說你連半瞥都沒有。莫

怪周先生對你的文章發氣，但連我這魯仲良氣節的人，看來亦很不敢佩服呢？現在要說你的眼光太井中蛙了。我亦覺得你用報界的副刊說是「汕頭文藝界一瞥」的見解。大概是顧到報屁股是你賣名的出身地吧！不錯，有人說你是個出過十足風頭的屁股作家。所以你把那汕頭曾出過刊物的社團置之腦後，故一聲兒都沒提及。這你明明太鄙視了，裏面或許沒你的文章而不值得介紹亦未可知，但看你的題目似乎很大似的？況且你裏面亦有些似批評的文字，就是各社團的刊物沒你的大作來說，你不願宣揚汕頭文化。亦該對他批評個不好。但你又儉嗇了幾個字，而又落了一個「汕頭文藝界」的大題兒？尤其是這個「一瞥」更成了問題。周健祥君對你的批評，雖然亦有些對你不起？可是這口不服的氣，該給他出才對呀！總然周君看不值得去舉動，但終有人要出來出這口氣的，所以你的牢騷便不要過份的發。例如七日那篇對周君的解釋裏面的一段「：不但不愛護，而且懷着嫉妬之心了，這簡直咬壞文藝幼根的惡虫，汕市文藝界的敗類」。這些使人看後很

生着反感的話，似乎不應該有。你得明白，因為若有人像你一樣懷着不平的心去批評你的文字的，那便是如你以上所說那樣的人呀！但我現在倒要問一句，若有一個人，像你那樣不通又通的把汕頭市的文壇用了幾個報屁股就引爲一瞥的話，你要怎樣說法？是個愛護文藝的人麼？那當然不是文藝界的敗類，照你的意思是這樣的。但是我很大膽的終要認他是汕頭文藝界的敗類呢！你或許在反感了。最末我要請徬徨君再去閱自己在出版界登的「汕頭文藝界一瞥」的文章，會不會對不住人，假使用旁觀的態度看後，覺得真的對不起汕頭的文藝界！那就不要聲張的矢鼓吧！假使若要以此而作着強詞奪理想藉出風頭的話，那人家對你有什麼法子？但是我恐怕你的十足風頭出後有澎漲的危險呢？ 廿二·六·十五·

三、想把「汕頭文藝界一瞥」勾消

轉談周健祥君的分歧

想不到一個專給一般白居詩人登着：花呀月呀！愛情呀的好好園地。真的亦會鬧至像戰爭瀰漫的場地一樣；各人似乎很充實的都整了色彩的旗幟。用着尖利的筆鋒向着外間挑戰和牢騷。

初時我以爲這樣一個沒價值去談的視小又大的問題「汕頭文藝界一瞥」，所以便以第三者的資格去說幾句開交話。莫奈一般主動人仍是保着潮州人所特有的「無臉輸死」的規條，鬧遮去了理智底千篇一律底無謂文字，這給人們有什麼益處呢？其實做錯了事或說錯了話。不妨來一個：「人有過應懾改」而了之……。

現在戰場的形勢。在我看去，幾乎將有八國聯軍打北京的凶勢了……：……：……廿一日的副刊又給人們有所注意了。因爲裏面又來個錢菲君的插嘴，並來個登秦君的談分歧，現且將登秦的分歧問題擱着講，先再把主題來談一下。

本來「汕頭文藝界一瞥」的問題，初時覺得對於個人的心思有所鼓動。看現

在又鬧得這樣的使人失望，所以我以後便極力的要想避免去這問題的無聊論調了。這趨向，一般人以為是退弱的表示。但我還要請一般有這心思的人深刻去探求我的不談的理由是否這樣？然，這「汕頭文藝界一瞥」的論題，或因我的轉筆而停戰亦未可定。

在登秦君那篇較有值得討論的「談談文藝時代性」的題發表後，我以為覺到有再參加去討論的必要，所以我的眼觀亦把舊筆轉來談有益的新題了。

二

想一筆把「汕頭文藝界一瞥」勾消，轉談周健祥君從「汕頭文藝界一瞥」分岐的「文學無時代性」的問題，這問題似乎很難講般的，亦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並且可說迎合一般青年人的心理。亦可說到能訓練頭腦的大題目。我很希望一般學者共同來討論和探求。

在無奇談着什麼問題，一般意志稚弱，眼光淺薄的人，終要失却關於討論問

題的思想中心。無疑的，周健祥君已是走進這路的一個了。我知，周君在談「汕頭文藝界一瞥」的題目，便從中產生了個「文藝無時代性」的題目來，這並不是我這時才覺到的。老早已給我發覺着，因為我目的在談「汕頭文藝界一瞥」的第三者，所以極力的去避免這個大犯的規條，不敢談及關於這的一點。

現在「文藝無時代性」的問題又成了事實的爆發了。又引起了一個局外人的登泰君用整個「談談文藝時代性」的標題了。於是不得不使人又要重開爐灶的探討。所以我亦進來談談藉發點意見。這一舉在周君必無拒絕吧！這兒該先通知一聲。

把時代性正反面的標題來整理一下。我另立個「文學是否有時代性」（因文學與文藝大體可混作一樣）的標題。從百忙中想尋點時間，找些有根據的說話來請教周健祥君那不健全的「文藝無時代性」的大論。

周君的「文藝無時代性」的論調，就是話亦好，我很莫明其妙呢？這不單我

有覺出這樣的弱點，別人亦會感着同樣的不快，從來我未曾聽見像周君那樣，文藝是無時代性」的無根據話。因此我不懂周君從何而談起。有！這是周君破天荒給我人這個大大的根據了，就是香港循環報副刊的發表文言而是鴛鴦胡蝶派的材料爲證實。亦難保於自身被視爲小而小，微又微的眼光了。其實拖了個報社的屁股來辯護，莫怪你可稱是坐井觀天之輩。周君！我全盤的筆墨在這兒先向你直說個「文學是有時代性的，」我並不向你挑戰，目的訓練頭腦的健全。

時代的輪盤飛速的邁進，現在已轉到了白話文學時代了，在這白話文學時代，重來掘開過去的文學來談話。實在很可哀，但爲着要作一點文藝有時代性的根據，不得不去尋舊文學和恢復老頭腦，並轉了筆鋒。

文學是有時代性的，因文學是社會一切的反映，反句話說，文學是描寫社會的一切景象，並且文學的轉變是以歷史爲中心，胡適之的白話文學史裏的文學劃分時代，很明顯的紀載着，就是郭沫若劃分時代的轉變亦說得很痛快，何故周先

生沒見到呢？就是沒見到那就不要開題頭。

這個很大的題目，並不是幾句就可以了筆的，我在這兒該說幾點來符合我的主張。最可以給我們看得到。

(一)中國唐代——國學小叢書，謝無量著的唐代的戰爭文學，誰都知到唐是劃分初唐——中唐——晚唐三時代的，在這三時代便產生三時代的文學來。

(a)初唐——初唐的文學是英雄文學，因為當時的時代武功最發達。

(b)中唐——中唐的文學是可另劃分三派、頹廢——戰爭——詛咒戰爭，這些產品，都是當時社會轉變而隨轉變的。

(c)晚唐——晚唐的文學，完全成爲詛咒戰爭的文學了。因為當時安史之亂，人民過慘，所以便產生了極討罵的文學。

在唐朝的作品來看，人們都稱唐朝是詩的黃金時代，後來因為漸成詩匠的詩，所以到宋的時候就盛到詞來，但是後來又因為給一般詞匠弄壞，所以到元朝便

變體成了元曲，這三時代不同的轉變又何曾不是文學有時代性？

過去的，我們亦再無須去述及，就我們目看得到的五四運動的例子，我先要問何以有這樣的一個五四運動。五四的產生，簡直來說，是給一般西方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弄得經濟的恐慌，農村的破產，一切社會整個的轉變，所以文學亦不得去轉變，從烟花歲月的文學轉成農村破產，階級鬥爭，民族文藝的描寫，從難懂古文而變成白話文了，這個飛急的輪盤又何曾不是文學時代的輪盤？

現在來談到五四運動，或許亦有人來說是太過去了，所以在這兒無妨再來說個「詞的解放」的例證，過去的雕章琢句在現在已是不適合，所以人人都振起勇氣來解放，這解放又何曾不是時代性爲動機。像柳亞子先生說：「時代轉變了，老輩的詞人漸漸打下去了」，這何曾不是文學有時代性的。

文學有時代性，並不只限於中國，像：

(二)西方的文學亦是同樣的有時代性，亦要尋些來說說。

(a)在中世紀的西方文學裏，最盛的就是騎士文學，現在爲什麼找不到這類文學的產生呢？這些文學因爲是適于當時的描寫。

(b)世界大戰後的西方文學產品，在世界大戰未暴發之前，是看不到一些大戰的文學，但至大戰後，便有這類的文學時常給我們看見，如「西線無戰事」，「戰爭」，「一九零二級」等等的偉大作品，這都是時代給他的材料的，這些便成時代性的文學了。

從東西方合起來再說一些深刻使人注意的時代文學，過去一般人的產品都是些無聊的，但因爲社會的轉變，便有一般人去創作普羅文學，這又是一個文學有時代性的例子呢？

因爲篇幅的關係，和時間的不足，所以不能盡量去舉，這些亦可給我作主張文學是有時代性的根據，假便各人有各人的見解，那無妨提出來談談。

漫樓一九三三・六・廿一晚於汕頭旅次

四、不必有的分點

仍照焦點線出發探討文藝時代性的真理

文藝有無時代性的是否？多數人都認它確有時代性了。的確！這種徒耗光陰和精神的勾當，最可悲觀的時時要步上極端，而弄個沒結局的安慰。

覺得談的這個題目萌芽的開展，或將要成實亦似的。我很告慰。告慰一般人都有這樣的精神去探求深刻的真理，我想，假使一般人仍像談「汕頭文藝界一瞥」那樣的見解來談這個題目時，那我很悲觀着不幸。

「文藝的價值和文藝的體裁」是適中君另豎的一個見解。不錯？像這樣的見解，亦可算個解剖這題的先見，可是太速律些！並且這題亦可免此一舉的解剖，但關於過去談論的一切，出發展儘不錯誤，都是以時代性的眼光去探求文藝的是否？並且這題不是一分拆就可了結的。這只可耗費精神而已，其實這種散焦點的探討終不會明白過從焦點去探討那樣的一貫深刻，這是一定所不能推翻的定理，

假使若要從歧點去探討，但將來對於焦點的歸結。恐怕又是一榻糊塗的鬧不開交了。

「文藝的價值之有無時代性」的論題，給我很深刻的疑惑！我實不懂這用着文藝價值作時代性的談論。就做懂些來說，藏在圖書館的古書及一切過去的书藉價值是無時代性？我還不懂是那一樣的值值？應否是現代的文藝價值，抑是失却時代性的古董文化價值」，反過來說；這，是否是現代人所必備，而是普遍的有價值的文化，還是珍藏幾千年特有的精華，供給參考和玩賞的有價值的古董文化，並且是專給金錢提高後而有價值，抑是真理上認為有價值？

我對於古書的見解，（尤其是藏在圖書館的）可說是與那一切的古董認為一樣，因它的價值之實際，只可參考而不可實踐。並且要認有個「藏字」或「圖」字呢，這種明明寫着藏字的書館裏，還說他是無時代性。從前是君主專政，所以一切文人都寫着君主時代的事蹟，現在中國文明國了，所以所寫的多是文明的國風，歐

美各國有實行總統制的，在他們文學裏都有提及總統時代的政制和事蹟。但中國還沒人談到總統制的文字（過去袁世凱諸人的不算），所以文學方面還描不到中國的總統執政，這個舉例，亦足以證明文學是由社會的轉變而產生，因為文學是社會一切的反映。

學生是國家將來的柱石，學校自然負着絕大的使命，所以對學生的性命之生存，和思想的擴充，不得不引之於門徑，像規定給學生讀的古文，原意使之參考過去先人的遺跡，蒙求未來的真理，這不過是一種博古通今的手段，又有什麼時代性可言，假使過多幾十年，一般未來的小同胞將來一定又要讀我們的白話文，但他們到那時的眼光又是認爲古文了，相當的會產生不同的筆調或文體，以及種種的改革，那又要怎樣去說他。

一般人若沒讀過古書的，或者未曾看過的，他們一定不懂過去有古文，讀過書的若不加於究研，那能知到過去的書是失掉了時代性，深通經史的現代文學家

，現在亦沒見到他們再有創作失了時代性的經史，但是他們作些古學考究，和些古詩源，及劃分文學時代的書，時時給我們看見，這又何曾不是文學有時代性。

未了，我要說文藝之價值是有時代性。因過去文藝的真理價值失掉了，在現代來評，確是沒價值，（金錢的價值不能說是文藝的價值，）但這個分歧點不關到本題來談，以後還要請關心談這問題者不要任意的分歧。

關於呈文並不是像風波所引那樣的簡單，其實呈文各有各機關的不同，雖然現在照着過去的老調那樣的寫。可是裏面的字句已不像以前那樣的難懂，現在都用着淺近文言了。這個例證，似乎能作這有時代性的反證呢！尚且，不是曾聽過呈文要解用白話的話麼？現在雖然未實行，但是呈文用新式標點已有令了，而且公程式裏亦有些白話呈子的例子，並且幾年前教育部裏已發過一種盡用白話體裁的訓令給各地教育局轉所屬的學校了。

再探一探過去的呈文是否與現代一樣千篇一律，胡適約白話文學史引證；白

話文學的開始是從於古代漢文帝時代。因漢文帝原是個武夫，所以對一切的難懂東西都勾消，難道呈文這類還像以前嗎？據說呈文亦改用白話的。所以呈文自來是不定的。不像風波君說呈文是遺傳下來。

這流動不定現在尙在改革的呈文一項，就似乎不可以拿來當作文藝時代性的根據，這是形式上吧！

若論到呈文的內容來說，須知呈文內容是有時間性的，裏面呈去的事實經上司批後，那便失了效力。機關裏的卷宗所藏的，只作將來一種根據，那有什麼別的作用。況且呈裏所說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等因奉此……的老調子。有什麼文藝可言，我沒看過有小說，詩歌等等文藝去作呈文呈於上司的，何故更拿起呈文來作文藝無時代性的理論爲根據？質之風波君，以爲然否！

漫棲于一九三三，六，卅夜。

五、文學確有時代性

呈文一項更不能與古代文學混作一談

引上征途，踏上戰線的人們！在你開着實彈對付敵人的時候，當心着要描準，要實實在在的用着好身手，要參着較有根據的戰法，而不致屢放空炮，徒廢精神，弄壞寶貴的陣地。並且當您們勾消戰債的時候，有公理的當然戰勝，這是必然的定律，誰敢強蠻和狡辯。

論戰中終要開一開中國的文學史來看，並對照着世界文學史，世界文學大綱。因其對本題有絕大的關係——參考證據——。

在世界之上，有受多數人認為是文藝的東西，都給一般著名而有經驗的文學家編入文學史裏，更看不到有「呈文」這項的收入，亦找不到對它一聲兒的提及，這或許是一般文學史家沒文藝眼觀，故把「呈文」摒棄吧！抑是個個昏了頭腦，把牠遺漏去？

但在我們個人的眼光去看，覺得「呈文」一點都沒文藝性質，在過去的拙作「

不必有的分點」裏面已有論及，於這兒無妨再來一次補充。

有稱作文藝的，多含着創作新思潮，和多量的創作能力產生出來的，便可算爲文藝，如呈文這項的文件語句都要尊着老調子千篇一律的格式去陳述一件事情，這種一點文藝都沒有含着要說是文藝似乎說不過去似的，還要拚起來爭着文藝的有無時代性。根本「呈文」這項，在文藝範圍外還含着重重的時間色彩呢？像是鄙人關於說呈文那一項的管見，一般人似乎沒完全去看及呢？現在無妨歸着幾點大體來說。

(1) 所引教育部裏的白話訓令，我所引的其中，沒引及牠的體材，像「的呢嗎？」這類的虛字，想是自己想出來鬧個天翻地覆吧！過去我們不要去說及，就現在的呈文來看，都沒有「之乎者也哉」的一類虛字，爲普遍性而解用白話的呈文，當然亦不用到這些虛字，不要在理想中任意把牠無妨吧！須知「呈文」是「公文」，給上司看的、用白話文的呈，不致就不經濟，有稱爲呈文的，當然不像

寫文藝那樣的「的呢嗎，」所以呈文之沒文藝性質，亦就是這一點。

(2) 關於呈文的經濟觀，所談的這個「經濟」，不是「經濟學」的「經濟」，乃「作省」的經濟，（因為經濟學的經濟，是在經營才富）呈文之不用虛字，不是爲着經濟時間關係，乃在於雅文關係，並重於簡潔。「行文之要者，在乎簡明，鹵莽滅裂之士，往往難之。今應用文，有贅必翦，有緒必清，句無可削，字不得減……」（應用文）即呈文特點之一，假使若以呈文必爲時間之關係，那很笑話，因呈文之長短有所不能限制，若以經濟爲前題，那只可叫做呈者不要說話了。

(3) 「呈文」戒條，即「呈文」之特點，「呈文」之特點即是與文藝的分別。亦不能與文藝一談的例證(a)公文體材，尙直說，不作冗調，一般之作文，以有氣勢有波瀾者爲佳，但在公文這類之作，則大不相同，其處旨須平心靜氣，按部就班，雖有左史騷選之良才，亦不適用於作公文……（參看應用文）(b)言公

事，不入情話，友朋相告，表情唯摯……不及私語寒暄……文件無情……這呈文何有文藝之可言乎，不是與文藝差得天遠嗎？（參考公文程式）（○）遵時制，不效昔言，古來之公文甚多，兩漢有詔令，唐宋有奏議，文固釋美，格亦非俗，然非今體……當今之世，欲爲古文，則有周秦漢魏在，欲爲公文，舍頒定公程式而無縱，（參看公文特點），這些都含着重大的時間性，時代性，並且歷代公文之不同，亦可見之一斑，其實公文之特體與文藝一點沒相關，時代性亦不能同齊並提，好似各有走各人的路似的，又更談不到以社會的形象轉變而變態，與文藝一混，這種誤認是有社會關係而轉入文藝的，簡直是個夢裏的口氣。

（4）標點與呈文，標點這類，是時代趨變所得的時代表徵，沒點新式標點的字句是很難看得明白，何況呈文之一字一說那樣的更困難，所以在這現代社會進步中用了標點，比較無標點的易看，有這樣難得的標點來加上，並與舊文比一比，可見得到兩時代的表現。

標點之所以說有時代性的證據者，以古代的文藝爲證實，所以標點這類在時代的軌道上，佔着極大的表徵，

(5)我對於呈文的幾句後話——覺得在談及這『文學有沒時代性』的題目，而引起了一個不關重要的分點，「呈文」來說了這些話，真是不該，這不該我終是極力的要避免，可是因爲一般人仍是執迷不悟咬死呈文爲文藝之有時代性的證據，不得不於這兒說個痛快，極力排去這無力的分歧，給本題探求真切的真理較有切實，因爲呈文之外觀，老早便可看得到是無文藝色彩的，因其眼光過于淺顯的一般人，抱着百無根據的主觀，便起來瞎說，所以我很對本題感着不少的不幸呢？於是以此這樣一次後，對呈文這項亦不去打理了。覺得沒有談的價值。

· 剛把「呈文」一項勾消，又來個再論及「古文」，關於「古文」的話，在前題「不必有的分點」裏說得明明白白了，就是它的時代性，及時代價值亦說得不少，大概有再來多一次者，因一般論者對我那題沒看清楚吧！用着忽略的眼光去看，所

以便有這樣再來開筆了。他們對古文的有無時代性，仍以敷衍之見，重來沒證據的狡辯，覺得很容易的答覆出來，於這兒一口氣再說幾句，並且希望一般論者，再看看前題關於我對古文的談論，勿以爲自己眼光淺薄便當人們作的文字亦就淺薄，要用着一點精神去看後尋點參考書去對一對究竟是否真確，並且以後不要用着無根據，和無理由的主觀對於這題的討論！須知談論問題在求真理的理解，在謀求材料的互相交換，並不是「以勝爲榮」的主旨爲前題，像現在這種論勢，我對於想得益的希望，似乎跳脫我的預想，等于零了。而因此，反使我的筆亦變壞了好些。

關於古文課本這點，實在是失落他真理的時代性（文之稱古可知也），和失去了真理上寶貴的價值，現在人們所認的價值，是錯誤在不能把古董價值和真理價值分開，而認它的古董價值便是直理價值，文之所以有個古字者，是時代的表徵，所以古文當然是有時代性了，古文之失卻時代性原因，並不爲着時代的關係而

淘汰，簡直說，古文是沒經過淘汰的，其所以失却了時代性，是因為社會一切的轉變而起着「新陳代謝」的循環性質，這性質不得不關係到時代的劃分。

學生讀古文，並不是含着絕大的原因，因其是國家將來的柱石，所以引之於看中國過去的國粹，使其對於裏面的參考後，便可得到一點的改革，並不是叫他看後，照着書裏去實踐那古代不適應現在的種種政治制度，亦不是使其讀過去適合那時代的文藝價值，大凡一件東西，有物質必有價值的，價值之多少。與是否失却，都有時代的關係。

如：(1) 古文學一項，本身是有價值的，因為時代的關係，便失却了真理上的價值，現在的價值，只存古董價值，其原理與——

(2) 古代的袍褂，和衣衫，及一切古物一樣，在當時這些都有價值的，因為失却了時代性，所以把寶貴的價值失却，只給一般戲臺上作演古事的裝飾品，和給一般博物院圖藏為紀念了，這又正像：

(3) 古書之藏在圖書館給人紀念和參考一樣，所以時代愈久他的古董價值愈高，價錢之有幾千百萬之高者，皆時代性給他的賜予，現代的人們之所以珍重，和寶貴者，在寶貴其古董價值，若不是裏面有其時代的價值，並且沒金錢的萬能，那只可成廢紙，或者到現在亦無存，這正像：

(4) 現代人對於積郵票理由一樣，郵票在未寄的時候是信用上的價值（因其只一點紙就算一元或一分）但是至寄後，無疑的就變成廢紙，可是這廢紙的價值更比新票還高，這因為是古董價值的緣故，總之這「古文學」是有時代性，而這時代性又增加它的古董價值，使其真理價值隨着時代久而久的埋沒了。

一個人假便若執迷不悟，他終要迷迷漫漫起來，這是一定的定理，關於圖書館這類的事，還看不懂，真不啻是個執迷而沒眼光的人，關於引着先孫總理，和胡適之先生的著作而為圖書館關係，不免要在這裏分述：

1 胡適之先生的著作甚多，但多是表現着其主動力，如左：

(A)胡先生創作與古代關係！胡先生對古代所編著的書甚多，如古史研究，白話文學史等，多研究古代的情形而作的，其主動力便在，古代給予的材料，這些材料便給他產生了：

(B)對古代感应的作品，這些的主動力在於古代材料，和着現代潮流的助力，便可產生了評價的思想，而另一面的思想便會生出！

(C)時代關係的書來，把古書和現代書劃分了時代，

(D)胡先生的創作與圖書館——假使以適之先生的現代作，不適合藏於圖書館的話來說，那我很像他們那樣的懷疑，圖書館是藏「圖」書，我亦未曾說過凡是藏書館，就是單藏古書，所以對於現代的書籍當然亦要藏在那兒，假使若有創一個「現代的圖書館」，那就很容易的劃分起來，所以各地的圖書館都沒設及兩個，才藏在一起，但在圖書館裏面當然有分別的，但在胡先生的創作來說，假使圖書館不能有現代文學藏入去的話，胡先生的創作的體材明明有資格放進去的，因

胡先生的創作有上面說及的(A)(B)(C)三點的特質，這種特質與古書極有關係，若一個現代人進去藏書館看書便可對照參考，並且圖書館的另一個主旨，是陳列場所，是陳列過去的書籍，所陳在圖書館裏，何曾不是過去的東西，古代有古代的過去，而現代有現代的過去，未出版的書籍當然大部份是末過時間性，出版的當然是過出版的時間，所以這些多是有時間性的，難道把時代性忘却嗎？

2. 中山先生的著作，亦多是主動力而作，所以我們看中山先生的創作，爲着A時代而創作，因爲現在的時代尙未轉變，所以便不失却時代用途，和其價值，但中山先生的著作裏的著作用途，多有時間性的，可是這時間性一過，那又何曾不是關係到時代性來，如：

(一)孫先生之革命方略，是規定三個時期去實踐的，第一個時期是軍政時期，在軍政時期中，革命政府絕不能尋時間訓練人民。第二時期的開始便是軍政時期失了用途，訓政時期的代替，若訓政時期完後，便是憲政時期的開始，這些都

是有時間性的，在將來再過了一代，便亦變成失時代性了。

(二)孫先生之建國大綱，是適應於現代中國面著的，試看過去古代遺下各朝的制度；是沒像這類的。而先生何以要獨創呢？這因為是過去的建國制度不適合現代，亦因時代的關係吧！假使現代的時代過去了，那又不是像古文那樣給人不採用麼？

(B)從中山先生的心理建設說到文學有無時文性——我說過，文學之產品與思想極有關係，（現在不論及思想，已在前題說過，）過去的思想與現在差得天遠，這因為是時代境遇的關係，心理建設最主動者在于一語「知易行難」之駁斥，但中山先生何以不照其古代這所謂有價值的思想去建設一般人的心理呢？，而這樣把這理論反過來說呢？用着「知難行易」的論題把「知易行難」推翻，這樣中山先生何其愚而不把他保存？但人人都知道孫先生的著作適於中國，而是中國所必需的最高善的，以無時代性的先生們，敢說孫先生的舉動不對否？還是在信仰舊文學適

應現在？有真理價值？抑是古董價值？要弄得清楚，假使明白了價值，對於文學有無時代性，亦可一目了然。

最末，我在希望一般主張文藝無時代性的先生們，請把葫蘆裏要賣的東西儘量拿出來，不要像以前那樣說幾句無根無據的賣藥口吻。假使葫蘆裏若沒藥賣，那就不要以臉子關係而大呼直呼，其實呼了這麼久，還不見得拿一件較有得益有根據的東西來，這對着人家付和的勾當，若把布幕一打開更成個空，那更是笑話呢？

對於「圖」，「藏」，的問題我又是說得很痛快，假使若不以為然而是要攪幹，那只得分個題兒再來說，不要混在這有無限希望『的文學有無時代性』的問題之內。

漫漶一九三三·七·十二·

寫文學不如當野雞

從證實文學是一種心血的結晶品，便不免要想到寫文學的人，一定是專心度着嘔吐心血爲生涯了，所以他們的一切，自然禁不往我們要來多嘴的。

事實上，文學因能提高作者的人格，能造成污泥不染，惟我獨清的一種有骨氣的名譽，使一般沉醉着作家夢，希望流芳萬世的人，莫不專心着將其心血作代價，熱狂的追求這樣的一個虛名，結果，除給人以書獃子加冤外，便是走上了沒出息的路，所以有人說：文學的路是死路，比「野雞」還不如的死路呢！

誠然，裝扮得百般嬌豔，老是那樣出賣肉體，慣着拉拉扯扯每晚在街頭巷尾專拉客的野雞，以肉體換得的代價，終比那一般餓着肚皮，擺着骨氣架子的大作家，從腦汁炸出來的文章代價來得有把握些，而且野雞的肉體能如韓信點兵般的大作其生意，雖有時偶爾遭了冷淡幾夜，亦不致使肉味失去其可貴，可是文人的稿

是不能一稿兩投的，甚至那有時間性的文章，時間一過使遭到了難出手而失落了價值，且不能像野雞的肉味可隨便強賣，更不能像野雞在深夜裏的時候可做落價生意般的把稿出清去，還有一種野雞拉不到客最多不外挨了一頓打，而文人不賣出文章，不但挨了餓，且更會失了志氣，如此安不窮死，故在灰心之下，不免要走上了自殺的路，像詩人朱湘等人，不是受到饑寒交逼之下場麼？試想，野雞們那有做像這樣走頭無路的把戲？如果說文學的路能發達，不是死路，那麼，陸侃如，馮沅君，樊仲雲，胡愈之，胡適等熱狂過文學的人，又何必把昔日的文學事業拋棄，而大居其野心於政治經濟，由是，可見此路難跑了，故所以說，寫文學不如當野雞，確不能說是無稽之談吧？

廿五、五、十五。

詩人的生活還比癩三壞

兩年已沒飄過雪了的上海，今年居然亦飄起了雪花，樂得那班想「冬冷白雪詩」的詩人幾乎欲狂，可是在反面說，兩年少聽路有凍屍的上海，現在慘得癩三們的下場都在馬路上斷送了性命，因此，我從這詩人喜雪，癩三怕雪的兩個不同情形的感觸，便想起了詩人與癩三的環境來。

我真不解，無論什麼人都要讚美詩人有錢，環境比沒錢的癩三好幾倍，但是我由於看歷來詩人的潦倒生活，與窮愁的下場，可給我證實這種說話是錯的，因為詩人的環境在外表固然比癩三好些，但內容有時會比癩三更壞（除一些有銅臭，能寫幾句詩的自稱詩人外），且不能與世上無論那一種人的環境相比，所以這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們，便誤會詩人的浪漫生活的享樂主義是產生於有錢的環境了，其實詩人的浪漫生活與享樂主義是一種窮開心的表現，好吟詠於時序

的習性亦是一種窮愁中的快感，玩雪詠景，自然是詩人特有的風韻，但是這種舉動是賤骨頭的舉動，是消磨人生的呻吟，所以詩人之最會感覺時序，和最會悲觀環境的原因，是他們利用那不願爲自己擔憂窮愁的思想，盡量的去注意於時序的輪轉，故比那班沉於粉紅色夢的黃金生活裏的人們，知得較快，和悲得更早，特別在冬天到了的時節多受饑寒的襲攻，而且生活愈多着窮愁的滋味，並無青草池塘等景物以消遣，便不得不藉玩雪以忘心中之憂，藉吟詠以解胸中的悶了，可是癩三們正缺乏這種吟詠的天材，爲了生活而亦缺乏了吟詠的環境，爲了沒有骨氣而亦缺乏了吟詠的風度，他們的特長，只求有飯可討，有命可活而算事，雖至五體投地的乞憐，冒盡萬險的盜竊，任樣忍辱偷生的幹着絕無愧色，這點詩人們確不能做到，詩人能願餓死的骨氣風度，從未幹過乞憐舉動的清高名譽，在其他的人拿去比着癩三的外表，便愈表現到癩三的可憐了。

然而冬天裏不單討飯的癩三可憐，就是窮愁的詩人，寫稿爲活的文人亦可知

到十分的可憐了，當大雪大冷的夜，坐着苦思握管，忍寒寫稿的滋味，免試可想而知了，我們知，癩三的生活，均靠赤手空拳的討飯，試問文人與詩人不用腦來吟詠，有沒有飯吃？所以詩人寫不出稿賣不出錢，不是可說比癩三討飯的生活更壞，怪不得曹聚仁先生有說過「百般無用是書生」了，這倒是正確的話。

蹦蹦戲的話

看盡了人間的戲，從未見有如蹦蹦戲之迎合人心與賣座之熱鬧了。這因為蹦蹦戲有一種特有的神祕，和感人的風味；說不定它的好處，便是這會引誘人的神祕之點吧！

說起蹦蹦戲的技術，根本不能讚揚，而蹦蹦戲的演唱似乎亦顯示不是靠於技術為號召，且觀眾亦不在乎技術之點？乃都着重於特長的神祕，這種神祕，便是暴露男女間淫蕩的故事了，所以一般低級的人物，不一定就是這班人，還有一班易於衝動的青年男女，和多少返老回童的所謂前輩者，都喜歡聽這滿口淫詞，慾火燒身，宣洩種種色情的故事之演唱，所以戲班方面見人們有如此的歡迎，結果更精心於編排了，而更以過甚其詞，更形於慾的動作愈賣力的出演，以達觀眾的要求，使日日座滿的博得演者與觀者都感到同樣的萬分舒適，和極好的印象！

蹦蹦戲對於劇本的編選，自然不像別種戲那樣隨便和容易，因它編排出來的戲，多是採集一些受幾千年舊禮教淘汰將埋沒存孤本或至少有所聞了的風流淫事為材料。如潘金蓮，楊乃武與小白菜，玉蜻蜓，玉堂春，馬寡婦開店，鎗斃小老媽，指花為媒……等。部是拿手的好戲。可是。像潘金蓮，玉蜻蜓，楊乃武與小白菜之類的故事，固然有書本的紀載，曾經深入了社會去淫亂過年青人的心。可是書本的描寫終不能痛快的滿足讀者的要求，加於這些書在淫穢禁令下，緩緩受了刪去其中的真味之精彩，使這些紀實民間故事的書本，不但變成了淡然無味的軀壳。且緩緩受到讀者所不歡迎是誰都想得到的。如金瓶梅，肉蒲團，玉蜻蜓等曾經深入過人心，轟動於一時的書本，在現在受檢查之下的版本，雖大用其「古本」**「真本」**為招牌，亦僅能去騙那班未被騙的人，決不能再騙那受過騙的人了。所以蹦蹦戲演出的特長，正是那能補足一般人們所希求於書本裏被刪去的一些真妙的事實，故其好趣，不但書本所不及；就是由於民俗的立足點來說：蹦蹦戲確是一

種表演民俗中的一種藝術的戲，非別種戲所能表演的一種男女間情慾追求的藝術。故蹦蹦戲可稱爲民俗中的一種藝術的專門戲台了。

有人說，蹦蹦戲的演唱，一舉一動未免太過度，因台上表演每種故事的男女主角的態度，足使一般未與異性接觸，未入社會深層，未了解男女間的事，或是成爲魯男子了的人，當有這樣的感想，可是在一般求得深解了的人，看到它在政府禁止風化演唱之下，對其表演的情節倒要覺到不及於事實了。這當然在於真（實幹）假（扮演）的問題上。因這些有所根據的故事，在當時是事實的實幹着，不像現在這戲台是扮演的，不能將其事實搬上台去逼真的演出。於是多有感到不夠味兒的缺憾。由是人們之說其表演太過度的話，則太可笑了，爲什麼人們不說那班淫蕩的人做出這樣的故事，反而要多嘴這班扮演故事的人呢？實在確有點可奇怪。

本來蹦蹦戲已在北平被禁止演唱了，但在這色情的上海，則大受了歡迎。近

來有數言是北平驅逐到上海來的，每日演唱均獲滿座，特別某小戲院那一台，因有文學家徐朗西的義女評劇皇后白玉霜爲招牌，生意更格外的好。而蹦蹦戲之名亦因之而普遍，漸觸到人們的注意，同時誹謗之聲亦因之而生了。

我們知，蹦蹦戲之被罵，皆因其唱做太淫有傷風化的緣故。可是，蹦蹦戲並非因被罵而受了影響，或因受誹謗而在上海致停演，它不但決不會這樣的不幸，且還能引動這班罵後往看，看後又罵的人去瞻仰呢！故這班能願從暗中去涉獵書本裏的閻婆惜或潘金蓮的淫，和尋卓文君私相如，紅拂奔李靖的情事的人自以其淫而淫心，何以忍不過去這過眼即逝的蹦蹦戲的目淫？是否目淫比心淫厲害，不應該目淫而應該心淫嗎？但我未相信過社會的淫事，就是由蹦蹦戲所影響，而看蹦蹦戲的人就會變壞，同樣，看舞台唱演忠臣孝子的人，亦未敢肯定個個能成忠臣孝子，由是人心之好壞，便可知決非舞台的演唱所能完全影響了，而目淫的人決不會像心淫的人會做出一些供舞台演唱的事了。所以這班樂於心淫而誹謗那供

人目淫的戲的人之見解，根本只能關門自說，那能向衆公開，那能自高人格，故蹦蹦戲的另一個好趣，在於能暴露古往今來那班爲情慾幹了包天之胆的事。更能揭破一班心淫的道學們的秘密假面具。所以這班在誹謗的人，正因爲怕人會將其不可告人的事拿到舞台去流芳百世的緣故。才這樣針刺般的痛癢。可是我們對於蹦蹦戲雖不便於提倡。看，當然不能說是不應該了。

一九三六·一·五·看蹦蹦戲回來作·

南唐興亡的童謠

近讀鈞磯立談一書，內記南唐興亡事頗詳，其中有幾首應驗的童謠，尤爲當時南唐得失的重要預兆，茲錄述如下：

吳王稱號淮海的時候，有一黃冠道人預言烈祖李氏有立唐社稷的話：

「明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明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

「橫排三十六條鱗，前前圓如紫磨真，爲甚竿頭挑着走？世間難遇識魚人。」

從武義年中，江南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始驗，但當烈祖受禪之前，武義年中又有童謠云。

「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

此真言楊氏必亡，李氏必興之意，其後言亦驗，但至南唐戰敗播江之後，國勢大衰，又至烈祖夢黃龍窺伺立嫡後，國更衰且亡矣，故在後主時，已有一椿預

兆亡國的事了，附錄於下：

「後主時，潯陽潮退有一大鱸，環體於洲上，時時舉首噉嘴，水自腦而出，數日乃死……」後南唐果亡。

廿五·五·十九

潘金蓮與兩兄弟

潘金蓮的故事，在書籍及舞台上已是人人皆知了，本來無須再來說及，不過，近來因為看到天一公司出品的「兩兄弟」一片，使我對潘金蓮淫蕩的事跡，又重新的浮現到腦海了，原因是兩兄弟的故事，十有八九是脫胎於潘金蓮的故事的緣故。

兩兄弟的故事大意如此：「陳耘甫一營吟芳花店的主人，其妻秀蓮甚美且風騷，爲一班顧客所垂涎，一日陳之弟震卿率業於廣州軍官學校，且暗加入國民黨後歸來。暫住兄家。其嫂秀蓮見叔年青貌美，故百般勾引，思以相歡，惟震卿終不受動，且憤甚欲離去，此事其兄未知也。震卿亦秘密不宣，時適耘甫要外出收賬，歸期約一禮拜餘，店裏事務正要其弟照顧，故堅不許其弟離開，但耘甫一離開，秀蓮因誘叔不遂，故淫心蕩外益甚，於是由鄰居周媽之拉馬，得與當地闊少

郭景生暗通，日夜行樂於周媽家，震卿欲管不得，反受所妒，致黨證被竊，抗捕逃命，但耘甫歸來，探知此事，憤極，持刀過周媽家刺死奸夫淫婦，後奔廣州投弟軍中，兄弟相率北伐，但耘甫不幸中彈而死，劇亦終結。」

以上的故事及表演詳細的情節和環境，與潘金蓮的故事大同小異，所異之點，只在於各人之下場和全劇的結局，內容的主角，亦完全與潘金蓮中的人物相同，如秀蓮即潘金蓮，陳耘甫即武大郎，震卿即武松，郭景生即西門慶，周媽即王婆，毛大即渾哥兒，且各人的個性環境，亦一如潘金蓮中的人物，惟耘甫營花店，與武大郎營餅業之不同，震卿入國民黨即武松入梁山泊之不同，但這可知是換名而已，意義完全一樣的，又有一點不同的就是兩兄弟中有戲叔沒有殺嫂，而耘甫不死於景生之前，而死於親殺奸夫淫婦後之戰場中，這點與武大被害，武松為兄報仇而後投梁山的情節大不同了。大概因為了這結局不同的緣故，所以兩兄弟之名便替代了潘金蓮了。而我亦因為此劇的情節太相似，恐怕一般人要誤認兩兄

弟即潘金蓮的變名之故，才着筆爲此劇說明。以免永遠使人辦不清，至於此劇的好壞，似乎無須我說：因爲一樁極好的潘金蓮故事，本來便夠人尋味了。加於接着一枝新時代材料的尾巴的這劇，亦未必不受歡迎，但是這種狗尾續貂的勾當，雖然絕無被礎可見，惟對潘金蓮的故事本來的面目，則大受所損了。所以我說：若看此片，最好不要有潘金蓮的印象存在，而應以兩兄弟認爲現代的產品，可是這話能否說得過去，尙是問題呢？

談潮州七賢故事集

一氣讀完了潮州七賢故事集之後，還沒想執筆寫評文之前，覺得本書有多少疑問之處，似有必要先執筆來饒舌幾句，希望能得到編者的正確的解釋，然後將評文寫下去，便不會含糊的過去，亦不致有所不利了。

我覺得這疑問，苟一班讀完此書的人，多少總有些同感吧？因為此書的內容，不但與定名有些不適，而故事裏的事，亦有些矛盾之處哩！本來每一書的定名，應以內容佔多數的成份，或重要的質量之作名之，即七賢故事集之定名，固無不當，不過前後七賢的故事，所收極不完全，前七賢僅收許申，吳復古，劉龍圖，王大寶四人的故事，而尚差張致堯，林選之，盧元伯三人的故事，後七賢僅收郭之奇，黃奇遇兩人的故事，亦差宋兆禴，辜胡薦，梁應龍，楊任斯，陳所獻五人的故事，雖然以李士淳的故事，補在後七賢裏合爲三人三篇，但李士淳非七賢

之內，而是七賢之外的一賢，理應收入於歷代文人故事才對。否則名目應改為八賢，不應相混雜於七賢裏，且本書裏又收有潮州嘉靖四俊子的故事。（即蕭端蒙，翁萬達，林大欽，林大春等）及潮州歷代文人的故事十二人，（即周都爺，郭氏賢母，姚琛，李齡，陳光，曹宗，林大有，吳殿邦，許斑王，陳英猷，鄭大進，曾剛甫等人）並附錄潮州歷代文家大略等篇故其質量比極不完全之前後七賢故事較多，所以本書以七賢故事為名，似有不適，且七賢故事之名亦無確立之可能，若以潮州先賢故事集一名之，則較妥善矣！

其次便是故事內容記述不明白或矛盾了。此種不明白或矛盾，除林大欽……等故事的段落顛倒，不能貫串故事之先後外，在翁萬達的故事裏則最多而最顯現了，錄之以為質疑。

翁萬達故事第一節的第四段裏：「那時大欽以上禮開中門迎接他，院中的人」（此四字大有語病，）向大欽道：「今天請什麼人，這樣隆重呢？」大欽答道：「

翁進士」。「院中人」都說：「小小進士，何用這樣隆重呢」……貴顯時就把前回辱他的十八翰林殺掉……」此段在文法文筆上有些欠清，（其實不清地方尚多，不能盡舉）因初記「院中的人」辱萬達，忽而則說翁萬達貴顯時殺十八翰林，而不稱院中人了，這種文筆記得很衝突，和前後不符。固然原文可看出以「院中人」爲代表十八翰林，但「院中人」未必可爲十八翰林代表，且翰林院裏的翰林未必不多不少僅十八人，而當時翰林院裏難免別種人存在，故以院中人的名詞爲十八翰林之代替，在文法文筆上，任何怎樣的說：絕說不過去，亦不能算通，此答非記者之筆不清有何，非採編者不注意而致誤者有何？所以「院中的人」向大欽道」這句話，應改爲「院中當時有十八翰林向大欽道：」和「院中人都說」這句亦應改爲「那十八翰林答着說：」始不致讀者會感到名詞前後不同的莫明其妙了。

又同節第五段裏：「萬達自殺「諸」翰林後」，又第二節裏「關於翁萬達斬

十八翰林的故事，」又同節第三段裏：「……却是聰明得很，不上「十八歲」便入學，中舉。（此段亦記得不清不楚，令讀者莫明其妙，原意爲後來故事之隱筆，可是弄巧反拙了）又同節第四段：「林狀元一見是他，乃降階相迎，那個姓「李」的翰林，瞧見院長這樣恭而且敬……」又第五段：「但新科「李翰林」年少英俊，非他隨軍解糧不辦。」又第七段：「他自從借故斬了這十八歲的少年新科翰林之後……」等等。讀了以上各段這些不同記述之後，令人有點疑慮，究竟翁萬達殺十八個翰林，還是殺一個十八歲的翰林呢？這確是含糊不清了，雖然故事之傳說有不同，筆錄有異，惟採編者應負起考據的和詳註的責任，大凡某一故事必有多方的傳說，而亦必有一方的正確，即有一故事，當有一故事的來源，要究故事之源，當在治民俗學者的肩上，如果某一故事的傳說極其複雜，若採編者能盡力詳考，不但讀者對故事有正確的認識，而對故事的本身，亦留着永遠可靠的一個定說，比之在未採錄的動搖散漫時期，或已採錄仍以其各執一說無加相當考據的記

存，掣得更適合人心，和更價值了。可是本書便缺少了這種工夫，由是，翁萬達這威鋒神韻的斬十八翰林的傳說，在潮州經三百多年來的戲劇排演及傳說。幾乎婦孺皆知了。而木書記萬達的故事亦以斬十八翰林爲主體，其故事之重要和普遍不言可知，何故探編者更忽略了考據，是否斬十八個翰林，抑斬十八歲翰林的文字。如果治民俗學的人，不重考據而重筆錄的話，則不但經筆錄的故事有失了本來面目和價值。且亦屬於不必有的事，因某一事之傳聞，幾乎是普遍的，就是經人紀錄出來的故事，亦無任何影響於故事的本身，惟是人們所希望要知的，却是故事的來源，故在現時代中的需要，是以考據的眼光來證實故事的來源與存在的。其實關於這斬十八翰林的事，史私各書均無記載，可知係民間不確的傳說：用來助長翁萬達當時的威鋒，可見斬十八歲翰林與斬十八個翰林的傳說更成不確中的不確了，何以？苟翁萬達當時有斬十八翰林，事非小可，史私各書，必有痕跡，而傳說中必有十八個翰林的姓名存在，據今考查，乃僅有其傳說，而無姓名的

流傳，可知此斬十八翰林的傳說非真了。而斬十八歲翰林的傳說，更有其蛛絲馬跡可尋了，此可尋的蛛絲馬跡亦僅是附會的事而已，因余曾遍查記翁萬達一生事蹟的書，其生平僅與孫巡撫（繼魯）在三邊因上本爭調兵事致孫繼魯下獄身死（見明史本傳）餘外未聞有殺害何人，故殺十八翰林的事，根本就沒有了，故這斬十八歲翰林的傳說，或許是以孫繼魯的死而附會為斬李翰林了，但孫繼魯的死，並不與故事中記解糧而死一樣，因查考翁萬達任廣西副使時期並無因解糧殺人，而在未擢副使之前，雖有解糧的事，但無專點翰林解糧而殺翰林的事，可是此被殺的李翰林實無從考查，亦非傳說真確的人，於是本書編者在本故事的按語有云：

「按世蘭君這段故事，與民間的歌冊——翁萬達全歌，有點不同。就是歌冊中十八歲翰林不是姓李，是姓鄒名廷芳，澄海人」。因為編者的按語又提起了鄒廷芳的名，所以便想起這故事又另有一種較可附會的事了。可是可引附會的事者，雖是鄒姓，但不是鄒廷芳，（根本便沒有鄒廷芳其人。或係以附會的事而假以此名

亦未可知，）因常聞潮人傳鄒一山之孫鄒鑿，在當時以至後代子孫，多方欺負翁萬達的後代子孫的事，便被人傳爲兩家初有不共戴天的仇，故有報仇的欺負的事，其實鄒一山與翁萬達是對手親家，（萬達之女嫁與一山之子鄒迪爲妻）不知兩老死後何以子孫會鬧起相視如仇的事，據聞當時此事鬧得很厲害，一方面鄒鑿那時的官至郎襄監軍副使，而萬達的子孫官均極小，勢力自然比不及鄒姓，就是萬達之子思佐那時官僅一國子生，眼看姓鄒之欺負自家，亦不敢自居長輩出面說話，任鄒姓所欲爲，致有陳北科其人出任調陳了。然而翁鄒兩家的爭事，究未知因何致起，極少有供考據的事，不過在絕無原因可考中，翁萬達的繼娶孫氏未曾無關係也，因孫氏曾以金針，謀刺害萬達原配張氏的親生子思佐的腹，（此事即潮劇演「中金針」之事也。）便有可能致此仇視的事，可是當時思佐被刺不死，後來孫氏死於鄒家反住哭拜盡孝，在外表似與兩家事無關係，但內容不無影響，因翁萬達嫁鄒迪爲妻之女，係孫氏親生，自孫氏刺思佐後便往鄒家女兒處長住，後來

更終於鄒家，而鄒家歷代來更以孫氏之像列於廳堂，諸如以上種種的事，當然不能說無原因，雖然事出難於考據，但與孫氏刺思佐事顯然可見其關係了。而孫氏刺思佐，亦正有影響於翁鄒兩家的爭事，惟翁鄒兩家仇視之前，未聞有殺害何人，潮州歌冊之爲說萬達殺鄒廷芳，僅是一種不確的傳說，若以鄒家欺負翁家傳說爲報仇而將之附會爲鄒廷芳被殺，當有可能性，又因殺十八翰林沒有發覺可附會的事，對殺十八歲翰林的傳說，更有可靠了。所差的是尋不到一個比較可靠的事來證實，若尋不到相當的證實，而加以否認，則又非是，因翁萬達一生在民間傳說不滅的事，莫過於斬十八翰林的事，故此事絕不能說爲沒有的事，所以亦不能說其完全爲附會，或有所推翻了。

說起了這個集子，內容所收共有二十三人的故事，這廿三人固然是地方性的賢人，可是其故事大多是普遍的，有如包龍圖，海瑞，徐文長，李子長等人的故事一樣，但是許多賢人中，一些是極具趣味，極具迷信的傳說，這種趣味與迷信

的傳說，大抵有三種，一是轉世，例如蕭端蒙是西岩寺的小沙彌轉世。翁萬遠是張飛轉世，林大欽是山兜的伯爺轉世，李齡是文曲星轉世……二是奇像，例如生於棺材裏的王大寶，其面孔麻斑得如老虎的斑文一樣。出世不能言，因食井中丹始能言的林井丹，是缺少一眼。周光鎬的體貌，不但方腸，獨核（僅一鬚丸）銜色面，劍眉，而且臉上有七顆痣……三是奇事，如劉龍圖乘竹馬，一眨眼來往京潮，蕭端蒙一夜打死江西王，除了西岩寺的老雞精，翁萬遠的斬十八翰林，李士淳與鄭大進都是做過閻羅王的家庭教師，……等等。都具着每個人不可多得的根基，亦即是隱着每個人有做官的必然性了。此所謂貴人貴像，可是這些傳說，却在其做官後始有的，由是可知當時的社會環境，是使一般人普遍的認識，做大官的人必有前因後果，而在科舉時代的人心。對中舉的事，是認為一件了不得的事，於是便有許多神話出現了。這些神話，固然不能考慮在那時的環境，亦不能使人們否認，就是現在亦僅能使我們存疑而已。

潮州的人物，自唐以來，各朝均有賢人出現。在政治上與文學上均極有影響，不僅這集裏二十三人而已，但是這二十三人除其特殊的故事外，其事業文章道德，足夠代表潮州人材之一斑了。使一班曾小虛潮州爲南蠻的人見了此，當有一方驚怪，此後亦不至於忽視了吧！

所以潮州七賢故事的採輯，在潮州過去的一班賢人，得到一個出頭的機會，而在民俗採輯方面，亦確有相當的功績，此使我應該欽佩到培廬氏採編的努力了。

屈原之後又杜羲

昔楚大夫屈原，諫襄王勿聽讒言被謫，憂憤作漁父諸篇以見志，於五月五日自沉汨羅江而死，此歷史上之奇聞也，然想不到現代又有憂憤國事的杜羲，亦效屈原之節而自沉於玄武湖，此亦可謂將來歷史上的奇聞了。

據聞杜羲是一位年已五十了的老革命黨，平生最好罵人，但一做起監委後，即不開口，因為他眼見這樣垂危的國家，與一班被視爲後輩者的執政人物之治國方針，真使他太失望了，想罵嗎？可罵的人太多了，亦不知從何罵起，所以心甚積憤，不堪看國家不戰而亡，更於大中華民國廿五年二月七日元宵深夜十二時自沉於玄武湖而死，死後遺詩及自挽詞各一，可知杜老之死，已有預備在先了，其遺詩甚佳，時下詩人之佳作恐不能及，故特錄之以供同閱：詩——

連宵得句便狂吟，

往事何堪再再尋；

絕塞雲遮天上眼，

空潭月印水中心。

終朝故舊人如玉，

遍地干戈土不金，

時覺清明時懊惱，

拂衣幾欲廢書琴。

換聯：

得三貌三菩提，不空空顯

福一切一味相，如幻幻存

佳詩佳聯，可惜人已走了，聞此消息者，多有爲之表同情的，但是他這樣的
他死，心苦人在世中不覺其苦，世之可憐他的人終情多。偶來幽柔生的詩事新詠

四首，專爲杜老而寫，其痛其諷亦可見矣。

「陸沉怕見我其魚，一躍先投玄武湖；是惡是詞還是罪，寧揮武纜還書。滿紙辛酸作楚聲，憂傷憔悴此輕生，長沙老去今何世，江水伊誰弔屈平。愁極真無地可埋，乾坤是處着陰霾，尙湖一掉逡巡返，慷慨當年錢牧齋。」

國家興亡重杞憂，匹夫有責賦同仇，此身若向沙場死，才是男兒第一流。」杜羲之死於自沉，而不死於沙場，固然可議，但他是個將衰老了的人，識之不向沙場死，未免譏之太不近情，且現在一般愛國青年欲譏，尚且無門，何況力衰了的杜老？政府一味不抵抗，何來沙場之有。似此譏杜老，實不該也，不過說之死得太無價值倒亦不錯。可是以現在這種外交手腳及國勢，亦難怪杜老要一躍先投玄武湖了，若不幸真的到了亡國時候，再像清末王國維不賈選民生活而沉死，恐來得太緩了。所以杜羲之輕生，亦可謂妙算矣！實不愧爲錢牧齋畫者戒，由是，歷史上又多了一屈原第二的紀載了，哀哉！二月七日堪弔否？

孔子的偉大

曾一度，爲了新文化的盛行中國，從胡「洋狀元」專打「孔家店」那時，「至聖先師」的誕辰一直受了影響而被社會所埋沒。

當中央未開二十三次中央常會來議決以紀念孔子誕辰爲「國定紀念日」之先，西南政府已於「本年三月上丁日」飭境內所屬一致尊孔了。現在中央正式定八月廿七日爲「國定紀念日」我們正該熱誠的來尊奉。但是，我們在紀念這歷史中人格最偉大的孔子。未免又有點感想。

誰都知：孔子偉大的人格是造成在他對中國文化的導源，及倫理政治的思想之偉大。試想：假使孔子若沒有把以前固有的文化整理出一個系統。——刪詩經，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則先代的文學決沒流傳到現在來光輝。而孔子亦難獨尊了二千餘年的儒者導師。同樣，孔子生於亂世，若沒有「大道之行也天下

爲公」以至「是謂大同」的倫理政治原則的行世；則思想之偉大，亦決不會遺傳了二千餘年到現在來給我們推崇。這不是我們中國萬古僅有的光榮嗎？以現在各國盛行推崇其歷史中，人格最偉大的人物誇耀於世來比。我們的先師，誰敢斷不是在人之上。所以我人不能否認孔子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的總代表。更不能忽略去是中國四萬萬人的知識之父了。

然孔子之博學多能，確冠於諸子。其偉大之處，亦非此短文所能描寫萬一。不過其最顯著永遠受人崇拜的是：（一）在其個人的人格。（二）在其救世的主張。（三）在其「無所苟」的態度。（四）在關於人生的教訓。此數點，明顯的特露在先師的：「誨人不倦」的精神。「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的氣概。「爲人君止於仁」的良心。「日新其德」的教訓了。

可是，孔子理想的：「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的安世之道，已受了國人所忘記，致有位置相爭的內戰不息。而影響於政治之不良。是故我民族的地位，在世

界上日趨衰弱。當這弱肉強食的現在，中國的危險，有幾那在狂風的海洋中一樣。所以我們想要爭回中國民族的地位自由和平等。在這熱烈紀念孔子聲中，便應猛快的覺悟，先以安內而後對外，使其國在於「至」而不在於「亂」的存在世界上。

武力推行教育之政策的失敗

南國之嶺東的某省立中學的風潮，在丘八的勢力包圍下，算是草草的解決了

本來學校之發生風潮，是一件很不幸的事，而學生之鼓動風潮，依理亦不應該，可是，站於愛好學校的立場，改造學校的動機，又象學生爲了自己的學問及前途是有鼓動風潮之必要，因此，某校風潮之擴大是必然的，而可意料得到的，可是學校當局的改決手段，則出乎人之意料的，料不到會採用了武力的拘捕方式，像捕盜緝匪一樣的嚴重放縱丘八爺在學府之內大展雄威，致學生失縱，紳士奔走無門，弄得一個無好的下場，造成一幕莫明其妙的慘劇；結局，不解決亦算解決了，所以我疑惑是否這是教育界應有的事？教育人物應取的方式？

這回校長仗着丘八爺的庇護算是勝利了，但是他依然執迷不悟，不懂教育的

本身爲何物，而想長此下去，再要利用丘八爺的勢力爲地位的庇護，故學校的建設，校務的處理，仍然不加改造，任性的使之更壞，更對不起地方的士紳，對不起純潔的學子，學生亦實行了軍事管理，故學生日夜的行動，皆要受武裝軍人的指揮，與訓育主任無大關係了，學生發生事，訓育主任不但不受理，且亦無權受理，皆是武裝同志的權限，所以有時夜間熄燈前點名時，偶有小小的觸犯，則大發雷騰，持鎗威嚇全宿舍學生排隊到操場罰跑步；幾至夜深始息，似此學府，幾成軍營，何有教育機關之可言。使地方人士觀此，不能不積怨，學子的感受，不能不叫苦，可是，沒奈何，終於忍氣吞聲，未敢再有所鼓動了。於是，辦學之出此，未悉出何心腸，究爲私人，抑爲學子？但校長之闢金屋藏嬌，欠教員薪金數月，已爲社會所共知，而縱丘八搗亂學府，使學生排演慘劇，事實亦已昭然，益乎？害乎？不言可知矣！辦學至以，苟反身自問，則不知要如何的羞恥？由是可見其人格之墮落，卑鄙，在教育界中，當然受棄有餘了。

由是，中國教育之壞，則壞在學校當局之缺乏良好的指導者，簡直的說，由於教育敗類的校長之利用武力來推行教育的政策之不當，致結果受到極有影響的失敗，其實，現在以武力在推行教育的學校，是多得很，不單這南國的省立中學，所以在這萬般皆下品，惟有臥鎗高的時候，教育不用說，是遭到極點的厄運了，特別是政治不上軌道的南國，武力的支配一切，更有事實可為證明了。

教育本是立國之基，如果這基礎弄壞了，國家當然亦遂之而壞，確是肯定的理論，再不能視為無稽之談了。所以中國教育無進步的原因，便是基礎之不穩，希望一般教育界的人，不要再有損人利己的教育方針出現，來誤人家的子弟，誤國家將來的主人翁。

固然，現在的環境，已是不能讓讀書人像過往昇平時代那樣的方巾氣了。而教育的方針，亦必然的趨於軍事化了，的確，大丈夫生於世，不能為國強，亦應護國，已是國民應護的責任，何況這水深火熱，國亡在即的現在，在理不應再有

表示手無縛雞之力那樣懦弱的醜態，應負起智識份子的地位，為國家謀生存的基礎，為國家準備前途的強盛，而且戰時亦應先抱熱血滿腔的壯志去為民前峯，始不失為一真愛國之士、可是學生終是學生，在讀書時期便不能接受長期的軍事教育了。當局亦不應以武力政策來施行於教育了，乃更不能施行軍事管理於學生，使學子得以專心於學識上的追求，不致弄得不文不武的結果。

現在每一國家最可怕的是文化之落後，教育之不振，如果某一國家單有武力的表現，而無文化之發揚，和沒有良好的教育，說不定會立即將其勝利失敗去，看看友邦以武力盜取我國的土地之後，繼續便是文化之侵略了。我國元，清，兩朝的成功，何曾不是從武功得來，而其亡滅原因，正是文化之落後，教育之不注意了。中國如果想永遠在世界上立足，當然不能忽視這一點，應培植純潔的智識份子。改良教育，宣揚文化了。所以學生在認識軍事的重要，與動作外，便不應有任何軍事支配了。又因學生在國家與敵國戰時，又不是前鋒的勇士，更不必長

受軍事管理的理由。而在目前當局亦不應將教育問題看輕於軍事問題了。

但是學生施行短期的軍事訓練是必要的，因為在求學識之外，能多得點軍事常識，在國家多秋這時，一旦事變，便有護身爲國的技藝，不致感到愛國無力的缺憾了，但是軍事訓練的時間，與求學的時間必應劃分清楚，無使混雜不清，致學生有難色而討厭，現在一般學校的施行軍事訓練，往往教官與學生起了糾紛，原因都爲了教官認不清學生的地位，而施以入伍訓練的待遇，使學生受不過那種嚴格的虐待的緣故，所以學生的受軍訓，最好是每年規定一個時間來訓練，如江浙兩三年來的集中訓練，是最有効力，和最有成績的，至於學校方面的內政，便不應有軍事上的監督和管理，學校當局亦應認清教育的原旨，在武力不能侵進學府之後，學校的主政者便不能利用武力來推行教育了，如果政府本教育的原旨，亦可禁除武力推行教育的政策再演襲着。

須知以武力來推行教育的政策，是失敗的。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根本可說

是教育的自殺方針，何以？因為學生的思想正在啓蒙時期，一旦受到不同系統的思想的排擠，容易受到思想飄搖的影響，又因學子的思想要一貫的，萬不能受不平衡的事所阻滯和暴力的壓迫，使其正在發育的生機受到了推殘，有可能將其固有的聰明消滅，此其失敗之一。學生的思想行動受壓制於武力下，使其反感日深一日，於忍無可忍的時候，則容易發生風潮的事，此其失敗之二。學校是造成智識人才的教育機關，純潔的教導學生的做人，一旦以武力潛入學府，在求學時代使受到惡劣的環境，直接認識武力的效用，使其將來到社會存心着同樣的野心，所以近珠者赤，近墨亦黑是也，與社會安寧極有關係，此其失敗之三，諸爲此多至不能勝舉的失敗原因，確是教育的武力政策之失敗，還有何言？故南國某省校的風潮和其學校的行政，不單這一學校吧！其教育失敗之原因，正爲此策之不當了，願教育界有所改良和注意也。

應份說的話

當此不能以長呼短歎的消極態度來回答着這極其嚴重的國難時節，具着熱血的學子們，不忍再看地失權喪的慘事發生，只得又復活了五四運動那時一樣興奮的救國靈魂來呼號了；慣例的巡行，罷課，請願的武器，又開始引來了慘劇的演奏，捕殺的風雲已彌漫了北平！激動了全國學子的肺腑，多麼悲慘的，誰個不想將熱血去淹盡那些冷血的動物呢？

憶了起來，學子們犧牲的賬已是算不清了，似乎賤流的血亦未見乾有一處，淚或亦未止過有一時！這痛定思痛的沉痛，雖至版圖變色，但胸裏的積恥，却未必會消失在霎時的安樂之中，而更會着力於國家的前途，未來的柱石的自勉，便對國家興亡的責任而不敢絲毫的忽略了，由是正義的活動，雖常受到無理的威力壓着屈服，但純潔愛國的心，仍不死的特顯示學子無上的光榮！

這次先後成立了嚴遵的黨東僑自治，及與失地同等的黨察政委會等組織，是否是從「大家團結，共赴國難」的策劃產生出來？似乎曾高呼過「甯死不辱」的要人們，做這欺國騙民的勾當，未必應該？未必還認犧牲不澈底？自然；金錢地位，勢力是會如酒般的日日去迷醉每個要人的神經，使他們只顧於利慾而忘却了保守祖宗的遺業，總然華北沒了，在他們似乎還視是小事呢？誰都知，南宋的天下亡盡了，不是還可在杭州建都做幾日皇帝呢？何況這麼大的中國只失去東北幾省，就是再失去了多三個華北，亦未見得有損呀！但是我們生為小民何必着急？一般學子何必多事呢？然而我們悲起祖宗光榮的史蹟，看元朝征服偉大的版圖，而回憶血痕尙鮮的國恥，且再想起以民主國的現在，對這敗家的慘景，是容不得不憶的，容不得不救的，可是學子們正義的舉動，民衆們熱心的擁護，均被認為一種不應該的蠢動，而用了捕殺的手段來壓迫外，還加了共黨份子的罪名，以共黨罪狀作取締，且下令強迫各學校當局提前放假，而易於改散學生救國的組織，像

這樣執政們的對待純潔的學子的毒辣手段，未必合於正理，未必是民衆們的所望，而未必是國家本身所適合，和要求，而亦未必是執政們所樂觀者？故這種不救國反而以武力來壓身救國的份子的人，在這高呼言論自由而未見得真確的自由的勢力下，我那敢說什麼？那有什麼容我說，只是高呼幾聲中國的不幸！與說聲中國不亡無天理的傷心話而已外，便可惜一般赤手空拳的青年被捕殺，與嘆起鼠輩的背叛，要人的鎮靜了。簡直說，我不該生爲中國人，既然做了中國人，眼見這樣的環境又豈能不說幾句？明知是忠言逆耳，但是不說不痛快的，願熱血們亦同樣來這樣一篇吧！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日

走上一九三四

算是榮幸，你的性命度過了二十三年？

畢竟是僅存殘喘一脈，好得火線一剎那暫離去你的週遭。人們在慶幸您又走上一年之始——元旦。

須知，世界上的元旦，並不單爲您創舉；因你的性命不外很短的二十三年。你能輕易擠在似獸般強，似蟻般弱的雜羣中浮動。都爲你的整身值人注意的緣故。不錯吧！你一切動人之處，在這失了知覺的廿餘年間已保存得現在的殘軀，正像一個青年浪花去青春，現在看去有點缺全似的。恐怕在這危機四伏裏或能把您完全剖碎，當您樂慾忘形仍無志節那時。

人們流淚在您面前，染成您的住事，料到您一定要看是不值一回事。這因爲未有給您一次極度痛苦的緣故，可是你不該仍迷閉眼睛讓強者來笑着奇怪啊！可

不是曾經有人瞞過你忍心的下着毒手殘殺不少爲您咒詛的人。濃色的旗幟錯離之下的武器，在不息的風雲中不是又捲起了好場面。年盡最末的見到，是否再有可能去認識，這只隔一重白幕的背景。它不可輕易誤認是夢呵！關它的擺演，你該細細的回顧。一切不幸的留痕留等你猛省的回顧。再不要一味不覺了！您憶——

犧牲了不少的性命，獲得您從帝制掌中。展開你的自由，便見罩上了白幕，神秘的白幕中；會使有爲的人流誕想去摹觸。不錯，慾心高度的人已集成了人們的膏血衝鋒去爭享其中的神秘。肉台之下，何無動指之人，所謂軍閥此輩的產品，暴露在你身上開始了蹂躪。

羞性網住您的幼心，使白幕仍裹住着。勇于敢之輩，更顧着添配戰場的濃色，於是未暇及轉槍把白幕去穿破，那突起的緊張勢力的流動。在溜過你眼時，已誘得你的心靈發笑，奇怪的狂笑裏，捷足者已乘您玩得定睛時便闖進您的深處了。您的一切，不能不屬於他的了。所以他爲了你而負起庇護的責任，那時他明目

的佔有了你的全身，不是曾一度他在您愛慾中發着狂歌：

膏血養潤您這媚人妖精，

從失意的人羣中才得您這家傳的寶

你像一顆五色明珠，

你的重托比周九鼎還重。

在奔拚的人們呀！

看看我的地位，

當心，努力將會停息去你們波動的一天！

槍口的轉向，是敗者感受羞憤後的消極手段。當利刃見到血絲的時候，你已被擊暈了去。同時你受了軍閥輪姦的侮辱。在受公共俘擄的環境中，你滿身已塗盡了恥。且永遠給你無可申雪的辱。這時你已像一個盤乘着不少冰冷的散沙，假使狂風有意要你空虛，牠僅是一吹便得。

的確美麗的盤的沙正會觸動了東鄰的慾望，他真暴露了整個的計劃，捲帶着太平洋緊張的風雲直衝你身上，很有希望的在你右旁的乳峯記下一個「九一八」的眼，又乘捲勢的尾聲在你頭上痛擊一下「一二八」，說一聲算了！你性命的重要部份，一部已恢復了帝色，否？應說變成掛在東鄰籬笆的肥肉，尙未正確給人們普遍的承認？

軍閥的潛勢在你短促的生活裏，一定無可能把他消滅，現在因爲你的乳峯被奪，故藉名安內而得把老名一換了義軍，從意識上的衝動，那風雲又捲起，它新生的擺場，停息時確有關你性命的存亡呢？

你覺得這猛閃過去的殘痕已染在紙上麼？當你聽到元旦起奏的祝歌的時候，一定會愈覺得難過。其實新生的來臨，多要靠你的一念呵。你再不應輕顧流動在1934的不測風雲中的性命了，該努力。你抬頭吧！聖誕老人被風飄動銀色的鬚在微笑，他擡起拐杖向誰指？

萬惡淫爲首

孔子曰：「食色性也」，此話非謬，古今來的人類之首要嗜好，已出之聖人之口，可見食色之重要，亦人類所不能無者。論者皆謂此聖人發乎丹田而是識相的話，具見孔子的青春時期，亦難免要受到這種嗜好的征服了，聖人如此，庸人更不是例外了。

自周公定了禮樂，男女間的秘密關係，因之正式可用周公之禮名之，得以公開的交易了，後來這性禮的問題均被公認爲快樂的一回事；傳統的都了解了追求。因此逐漸的太滯了，太不秘密了；於是男女追求的情歌充塞了一個時期，到孔夫子的時代，始由夫子周遊列國之便，緩緩的採集了起來，並加於掛上有色眼鏡的刪削，監定了遺傳到現在的詩經二十卷。（亦稱毛詩），可是毛詩雖刪，而刪餘的內容充滿求情之調尚多；此或謂夫子感于青年男女必有的心聲，不應刪之也。

但在春秋亂世之時代，青年男女尙有心思於追求情慾，可見當時的環境，是如何的視情慾之重要了；何況於天下昇平的時候，對於情慾追求之盛況，更不必說了。故一般爲求滿足的帝王，便利用其地位來奪取了后妃之外，還有三十六宮的美女，爲其私人所享福。有勢力與金錢的官吏和平民，亦效法了三妻四妾，即如至聖先師孔夫子，自己亦討過小老婆的，何況別人呢？而且歷代來的多妻制，在過去的法律上，不但無違礙，亦大衆所認爲是光榮的一回事呢？

可是，縱慾飽淫之多妻制的環境裏，還有不滿足其需求的人。因此這般人又如貓捉老鼠般的死向外面追求，又因有別種方面的需要，便有賣淫婦的出現了。再之便有娼妓制度之規定了。性的解決問題，因之逐漸的公開，致男的終日尋花問柳，而置家花於不顧，女的因失所歡，無法解決性的問題，因此正給一般同樣的無法解決的男人的引誘機會，女人之與人和奸和私奔，便在這個時候了。

但是，淫慾的結果，不外得到一個無益於己的下場而已，上自帝王，下至平

民，若受了淫的驅使，國不但難保，身亦難存了。歷代來有多少帝王的國不是亡在女人的淫麼？爲何我們對於妹喜，妲己，褒姒，貴妃……諸女人，時常要加於惡意的看待呢？這不用說，便知到她們是亡國的淫人了，可是，現在世界上的女人誰個不淫？誰個不想在青春時節樂淫一下呢？所以青年男子之受害不淺了，社會之受害亦非筆墨所能形容了。其實淫之爲害，並非是現代的發現，古語已有一「萬惡淫爲首」的這一句了。

廿五、九、十五、

東洋藝術家

我喜歡繪畫，我亦喜歡看人家的畫，可是對於自己的畫的着色終感到困難，同時亦常發覺到人家的畫的着色亦有同樣的缺點，所以顏色都不能鮮艷的奪目。故彩色一項，自來是給我看爲重要而非易的工夫了。偶有好的可見，我必拍掌稱善，大大的佩服呢？

我想，世界上最會彩色的民族思想，莫過於太和民族的東洋人了，因在日常所接觸的東洋東西，無論大裝小件，都富着鮮艷奪目的顏色，含着引誘成份的技巧，這種富於彩色技巧的東洋人，並不單東洋藝術家能繪着動人的圖畫，精細的圖案，迷人的裸體肉色，而其非藝術家的商人，亦會用心構着巧妙的廣告圖案，裝飾極能招引顧客的店面。且朝野之士，無論是軍界，財界，布衣，浪人，和尚，女人，亦均富有損人利己的彩色技巧的思想。有藝術家的風度，這種思想在他

們的腦裏好像是顏料，等一有機會，便會精細的調着塗下去，即時便可收到一筆報酬的代價了，所以連年來，太和民族那種彩色技巧的思想特別的發達，發狂般的向外伸展，特別是趨向於近水樓台的中國岸上來，近幾年之間，他們苦心所構成的圖案，被世界人士所公認為最美觀的有：「九一八傀儡登基圖」，「熱河搶奪圖」，「一二八彈擲開北圖」，「冀東自治圖」，還有一些比較新的圖案亦為歐美人士所讚美者，如：「太平洋上之漁翁」，「日僧遊歷之使命」，「遊歷團測量圖」，以至於正在彩色而新鮮奪目的：「蓉案擴張圖」，「北海調查圖」，「豐台誤會圖」，「漢口搜查圖」，「上海佈防圖」等等，都是以一貫的藝術思想所構成，其代價亦已一部份公開的打賣着，只售：「華北五省劃為緩衝區域」了。但是，恐怕有的比這代價更驚人的亦有，可是代價正在外務，海軍，陸軍，大藏四省磋商中，還未見發表，使參觀者的世界人士極其不適，就是中國買主亦益為惶惶了。

我奇怪，極端的奇怪不喜東洋藝術的中華民族的境內，為什麼長讓了東洋藝

術家來構圖案出賣，而且必要中國爲買主？使窮得僅存地圖一幅了，還想到地圖上去估價抵償，弄得一幅僅存海棠葉樣了的地圖，還受到東洋藝術家東來塗顏色，西亦塗顏色，淒涼破碎的目不忍睹。但是，回想起學生時代畫中國元朝天下圖時，（即國恥圖）除畫本部之外，還要多繪許多被歐西藝術家塗着色的不丹，尼泊尔，安南，緬甸，暹羅，阿富汗，等等地方，以及被東洋藝術家塗上色的朝鮮，台灣，琉球羣島等地，那時在着色真感到困難了，頗有怪到成吉思汗的彩色技巧太高妙，太惡辣。可是這些都已非我們所有了，可見現在的藝術家的彩色手段更是高妙毒辣，故我們覺悟到所繪的國恥圖，不外徒增我們的夢想而已了，所以繪地圖的亦識相，此後亦沒有再加了國恥圖的一頁了，故學生的繪圖都輕易了好些，現在東洋藝術家又再接再厲的大彩起中華地圖的顏色，使國人更進一步的減輕地圖的彩色責任了。

於是我讚美東洋藝術家的彩色技巧好，構成的圖案亦事實的奪目，這不單是

我東亞的光榮，亦世界所佩服稱善者，希望國人不要再小虛了，不要忘記我以上所舉的東洋藝術構圖史了，否則，東洋藝術家能將彩色的技巧代你把中國的全圖換上鮮艷奪目的色彩呀！但是，我們的藝術家什麼時候才有這種彩色技巧？來痛痛快快的洗刷一下呢？

廿五、九、廿一、

野味獵險記

爲了無聊，然亦爲了心的寂寞，而又受不過朋友的引誘，終於又想起獵野味的癮去，這可說是近於飽食思淫的一類了。

三公司和三世界的野味誰處好吃呢？這樣遲疑之後，便與某君決定跑上天韻樓去了。

照樣是鼓聲人聲喧耳，野味成圍，野香四飛，一時幾乎眼花心亂，因而嘆曰：好個極樂所在！

其實我每次到了這兒，便非這樣的一聲嘆不可，嘆後便是描準對槍了。記得單刀赴會的第一次那時，不但做不出先揩油的手段，反而受到妖狐蕩鬼不堪的拉扯，那種情境不說則可，一說真個羞煞了人呢。可是，現在胆壯了，兼經驗豐富了，雖單槍入羣；亦能應付自如，若兼有伴，則可橫掃全場矣。橫掃之法，不外

先下手爲強一策。於是我信此法之妙，如「請君入甕」，好在像「韓信點兵多多益善。」不信聽我道來。

若進了影場最黑暗的一角，狐羣鬼黨便將你團團的圍住，困得水洩不通，如入了迷魂之陣；當此時也，如不施用先下手之法，不但身反受縛，幾入俘擄之邦，有時掙脫不得，被溫遍全身，氣入肺腑，情迷腦際之時，則易入套而墜谷，終被攝去矣！如此，豈不喪盡大好氣魄。如掙得脫，於受相當損失之外，三省自身，已是吻痕滿臉，手跡遍身，且脂粉拍之尙可作飛，香味仍然可嗅，此皆妖狐蕩鬼之賜也，此亦足以表現狐鬼所瞞的成績了，但我輩有爲男兒，不能瞞女，反被女瞞，雖染香粉滿身，亦未足爲光榮之稱，而正可引爲奇恥耳。然我輩欲飽眼福，又非廁身其中不可，惟廁身其中，又難免受瞞之損，既欲廁身而想免所損，依理而論，實難也。不過於入陣之時，須記先要來個五花八門的本領以作下馬威，或可幸免。因狐羣鬼黨受瞞之下，已是驚疑莫措了，若再乘其虛而攻，看看難以

招架之時，則大可抹其頭，吻其臉，挽其肩，抱其腰，動其臀矣！由是而以四面楚歌法挑之，再以矢石齊下法攻之，非至叫苦求饒，絕不可放鬆半點，但至其免戰牌掛起了，則可拂袖揚步而行矣！由是一而二，二而三，以至不等，包可勢如破竹的大勝了。雖有時不幸遇到如八寶公主與梨花夫人之流的角色而致慘敗下來，則雖敗亦尤榮也。

但是當爲猛烈進攻與嚴重抵抗之際，最易受到敵方的鴛婆包後來個探手取寶，如盜賊般的，神不知，鬼不覺的令你兩重衣內的袋裏的東西居然會不翼而飛，可知其技之長了，故戰時若無顧後則不足以禦了，若一味迷戰，反增敵兵後方之聲勢，致兩面受敵，失物即在此矣。故停戰後雖勝，尤何榮之有哉！余因屢次兼顧缺策，時吃勝仗失物之虧，頗有後悔之心，但於燈火一亮，又癢得非走一趟以過癮不可。此次又是同樣的上起癮，但此行當有別開生面之可觀了。

不景氣下的上海遊戲場，似乎較往時來得熱鬧，眼見丘八爺，洋鬼子，僧道

輩，鄉下佬，居然亦在神秘的光線下癢得向狐鬼動起了手足了，因為現在賣靈魂的生意有如僧多粥少那樣的恐慌，故佛爺爺的窮弟子亦喜得招手，大將軍麾下的無名英雄亦願奉承，就是專弄白相的洋鬼子亦不得不以笑臉迎之。因之引人入勝的肉感，姿態，便如萬花筒裏千變萬變的變了起來，但是終未引動過此輩的口袋跳出一文錢來，可是正經的生意，却是那班三世嗅不得香氣而存心想吃天鵝肉的鄉下佬的身上了，因她們對此輩施展灌迷魂湯的技倆所得的成績，比向那闊少來得較易較有利可圖了，故我的眼睛不時映入動人的狐恣鬼態外，便是耳聞到動聽的話了。

「大師父呵！你那青燈古佛，怎比得我們的錦被美人好，我們小嬌娘的歌聲，比你們唸的經來得有趣嗎。好吧！去……」她們甜着嘴，只當窮和尚白措了一番油，和賞了個僂笑便走，轉了個灣，又死跟着一個灰色衣說：

「大英雄爺呀！你們勞苦了，亦要快樂快樂一下，你看怪動人的身材，誰個

不動情呢？未必心是鉄石做的……」原來那妖精穿的怪單薄，前有浮起的乳峯，後有凸出的臀部，中間凹着顯出一段抱之無物的曲線，但是這樣妖嬈，大英雄的家產可惜全部先已購票去了，她那裏又不再掃興呢？

「啊呀！那裏來的小嬌娘，長的又好又愛，怪動人的，我倆一塊兒走吧！」她於失望之餘，似有意到我頭上動土的形勢，於是我先以下手之法制之，因之向她的柳腰一抱，急進了吻，嚇得她軟了身的一叫。

「少爺呀！慢些兒吧！奴的高跟鞋站不穩了。」接着強笑了一陣，搗婆在我後方活動了，於是我入了雙方受敵的環境了，此時同行某君却先被困在另一狐羣的核心中在發叫：

「好個八寶公主真厲害，你的所謂先下手一法使不行了，老响，還不過來幫忙麼？」叫的可憐，不救亦太殘忍，但是自己覺得很老練的我，這時亦掙了不脫，那狐狸精見我手鬆預走，倒反來緊抱我不放，還在我的胸前摹擦了一陣且說：

「我決不放過你個，你長的多漂緻，奴真愛你了。」嚶！錯了，先下手之法最怕中途鬆手的，這甜蜜的話正是手鬆所招來的禍，如今進退不得，法子都敗遭透了，但當情急老羞成怒之下，探桃源的末技終於急着展了出來，急攻之下終於反敗爲勝，始能豪氣百倍的拂袖而行，就是解救某君脫險，亦以此法破之，故此法之妙，某君極讚我學有淵源了，且窮追法宗何人？其實他未知我此時亦險在懸崖羈不住馬呢，幸急憶陶淵明問津之地，所以某君亦得到了牙惠，但計此役，又是吃虧不少，損失幾值數元，所得謹數抱幾吻，真亦不值哉！於是在夜深時，美人落價了的時節，與某君乘倦而回，脫險後的第一夢中，尙見乳峯臀部，醒時野味尙可嗅矣，殆有三日回味之概，因而執筆記之。

丙子廢曆閏三月半

文章得妻

文章之效用，昔人不但用以當磚去敲士丈夫及宮庭的門，破生財之道，還能作情媒去敲動女人的心呢！可是敲士丈夫及宮庭之門，與破生財之道的效用，多流俗，不足爲奇的，以文章去引誘女性的效用，這才算爲奇了，但這種艷福，實無可多得，因之亦無可多聞了。幾成爲罕聞之事呢？

昔卓文君新寡，遇知音者司馬相如，致心動而互相傾慕，後纏綿之情難分至相階而逃。此文章之敲動女兒心也，又紅佛慕李靖才而致私奔，此亦文章之爲媒也，這些都是古來才子佳人風流韻事的珍聞了。

現代一班有名的文人，亦多有一個由互相傾慕得來的嬌妻美妾，初時其桃色新聞亦成了現代文壇的珍聞。去年吾弟曼萍以珊瑚亭遊記一文亦得一美妻，可謂艷福不淺矣！憶余從事寫作數年，更無一得，心甚抱憾，曼萍曾戲余若做和尚時

，以木魚去敲動女兒的心必有望。（我曾決過心去落髮的緣故）如今出家不成，文章無效，真愧見一般風流才子。但我弟去年在故鄉證婚時，係我引之前往，現在事隔一年，其未婚妻已來上海求學，亦係我偕之往接，我雖羞見，亦不得不見也。而我因此成了文章作媒介之外的一個媒介了，最近他倆送我一張夠有味兒的合像，使我不得不為這以文章得來的未婚夫婦祝賀幾聲，同時亦請一般為文者，要注重會敲動女人的心之文章了。

娛晚景的話

妻子多累，人所共知，然人又不能無妻子，因傳後之故，雖多累，亦少有人將她厭棄。世上一般出家的人，絕少有像唐三藏之生即出家，多是因失戀，貧窮，厭世而致半路出家，這些半路出家的和尚，爲妻子之累而出家的絕少。就是偶有一二，爲了受離婚所打擊而走此路的那可算爲離外了。

出家此途，據說是最末路的人的歸宿，老人娛晚年的所在。可是過去一般厭棄社會及家庭的士大夫和清高之輩到了晚景時，却爲了儒門之階級的關係而多不願走於佛途了，但是此輩原爲想尋找幽靜修身的去處，除不走出家的路，又有什麼地方可娛晚景呢？所以這個問題，便成了想娛晚景而到了晚景的人所不得不注意者，陶淵明因有感於此，故曾理想「桃花源」以過癡，但後來終於放棄利錄跑回如寫「歸去來辭」的地方去開居，於是袁牧之有築隨園於小倉山，愈趨之有曲園，

又李漁之有杭州雲居山東麓的層園等等。皆此輩晚年用以修身著述之別墅也。可是還有一班較爲好事之徒，似乎像找到這樣清幽的去處尙不夠癮，還想從玩花弄鳥中做出一樁可作詩酒唱和的理想韻事來，那便是林和靖的「梅妻鶴子」之多事了，自和靖梅妻鶴子的趣聞傳出後，幾轟動了一般好事之徒而成了笑談和執筆的材料，亦成了同好之輩所模仿。適閱兩般秋雨盦隨筆內載「清波雜誌，太學生呂榮義爲上庠，錄投進詩，有「影妻椅妾」之語，實較梅妻鶴子更奇聞了，又聞我鄉清代林顯榮其人有「蘭妻雀子」之趣聞，近閱揭揚近韓林氏家範一書載「蘭妻雀子」事甚詳，并有丁日昌曾剛甫林述經等名人題贈，始悉確有其事。由是此輩之好事實亦有趣。既然有趣。自己在必要時，未曾不可亦來個「燈妻筆子」了。豈不妙哉！可是我並非到了晚年，因爲一個無妻子而流浪於異鄉的遊子，是相當的應有這樣的理想妻子來安慰一下，比那想走和尙之路來得較好些。

又是冬天凍人時

上海好幾年沒有這樣的寒了，今年特別冷得有點可怕，初冬起來了，便常常陰了天，風亦不斷的吹，有時吹送來了絲絲的雨，這樣一天比一天的厲害，難怪現在的冷在寒暑表的水銀柱裏降至零度下。風是日夜的敲響了窗，吹凍了水；清道夫般的將这不夜市的馬路驅得多麼的蕭條了。甚至降下了幾次雪珠和成球的雪泡！冷呀！有錢的人家的窗口多伸出了鉛鉄的小煙筒，長日讓着它留出了縷縷的火煙，那便是禦寒的火爐了。

無論風是怎樣的大，氣是如何的冷，有錢的人家躲在家裏烘火爐，享熱氣。出則皮裘皮外衣，汽車包車，絕不覺到痛苦的。但是，窮人們則慘無可言了，亦可謂慘不忍觀了，因馬路的雪水雖成凍，黃浦的江水奇冷，那些拉車們，搖船們槓担們，一切苦力的人仍見勞苦如是；冷的叫喊雖然有時脫出了口，可是心裏却

未敢烙着冷的畏却，因為生活支配他們不得不這樣的忍受。

上海的風，雪，以至可怕的冷，會使我想起幾年前在南通的寒景，及北方的冰天雪地，和故鄉溫和的氣候的不同了。其實，住於某地方的人，當應享受於某地方的環境，想調換，那有法子想？過去我在溫和的故鄉遇着冬天，亦時時感到冷的可怕，及後到上海來，上海的氣候比着更冷，亦如是的過去。我後來又跑到南通去，其氣候更不同了，那時秋的落葉已是使我有點惆悵，溪河的凍冰，亦顯示使我懼怕。但是，雪下風緊，亦如是的生活過去，甚至還不怕寒冷了，有時還去踏雪尋梅，高興到了不得呢？所以後來重返到上海來，覺得上海的冷太無味了，又曾重返到故鄉去，愈覺到故鄉的冷太可笑。但是今年的上海特別冷，又引起了我過去那種對冷可怕的心了，於是不得不使我想回故鄉去享溫和的生活，但是我又回想冰天雪地的地方固然冷得可怕，可是風景與環境終有點特殊，非風景平常的故鄉所有，亦非故鄉那怕冷的人所能見得到。真的，當我沒有跑到外面來之

前，在故鄉的新聞或外來的刊物常見載有冰天雪地下的滑冰玩雪等樂趣之娛樂，這些在故鄉的人恐怕一輩子碰不到這樂趣吧！現在我既然得見這種生活，亦屬難得，所以我仍贊美雪的可愛，佩服風刺得有味兒，氣亦冷得有所感了，故我今年特別破例，當冷得過甚了，便以飲酒避寒爲消遣了，雖冷可怕，但酒的熱氣倒很有力，却能相抵得過；於是冷我何怕？

廿四年歲暮上海

庵堂何盛於斯時

所說的庵堂，非尼庵佛堂，乃是一般文人名士以庵或堂兩字串在其名的末尾也。因現在對這兩字串在名之末字者，多而且盛了，幾乎成爲一種風氣。如果每日略留心於報章或聽聞，便可接觸到以庵或堂爲名的名字是多至令你算不清了，其中大人走率均有，茲舉幾個較熱鬧的列在下面，以見之一斑。

庵的有：魚庵，蒙庵，梅庵，息庵，貓庵，黎庵，率庵，聊庵，毅庵，
堂的有：語堂，鼎堂，知堂，無堂，展堂，易堂，燕堂，哄堂，柳堂，

其實以庵堂一類爲名的事，自昔有之，因爲這都是一般風雅賦庸的名士墨客好爲點綴其名美的緣故，亦是一種相依爲樣的好奇事了。像現在所舉的幾個人名，如蒙庵梅庵則甚熟聞，及後則魚亦可庵，貓亦爲庵了。如語堂，展堂以後，又來鼎堂，知堂，乃更無堂，哄堂了。這些都是一種好奇取鬧，互相模仿的勾當，

如果這勾當鬧得熱鬧的時候，恐怕豬庵，牛庵，臭堂，盜堂，甚更鳥庵，龜庵，打堂，嫖堂亦有人頂受了，但是這樣的年頭，最好還是來個鼠庵或好堂較有面子些。

所以一班人說上海人多是好奇的人居多，但是我看中國的騷人墨客其好奇更甚了。或許這是一種所謂風雅的事呢。

磨蝕人的人生

自己雖是個人，但做人的生活方式，倒會引起了我的疑惑。爲什麼天生人便附來了一副賤骨頭，和一個肉皮囊，專使人每日規則的做事吃飯，圖名謀利的活動着。且又規定必經過童年，青年，老年的各不同的階段，而辛苦的死去！像這樣人死萬事皆空，還留有什麼印象？雖一時英雄豪傑，擁資百萬之輩，亦不外死而後已。故做人究竟有什麼好處？有什麼樂趣呢？

如果人能照所說那樣一直無阻的做事吃飯，圖名謀利的活到死。雖說沒趣，但亦覺不甚苦。可是，做人不是這樣的容易！自古來，無人不說做人難。因人類的生存都是靠着武力去競爭，大者如世界各國的勾心鬥角，小者如貧富不均的衝突。故處於這種環境之上，便現成了弱肉強食的社會。可知人之爲此。其因不外是爲了一個飯碗。

假使人能將自己的生命看得輕，能視死如生的話，便可少去了一方痛苦。因為有時在感覺十分痛著的時候，能一死乾淨的了了債。若視性命重於泰山，還痴着將來的希望的人。至失望的那時不外多吃虧了些苦。那有何補益？因為人的希望往往會成了泡影呢？所以我奇怪，奇怪癡三們那樣挨肚皮而窮樂觀的人生。還像有什麼希望般的生存着追求。特別那些爛了身，斷手缺足的殘廢者，亦重惜了性命，似此對性命之重惜，對人生之愛戀。是否得了人生的什麼好處方這樣？但是他們獲得的好處固然不是公開。惟是當我們走路的時候倒常聽到背後跟着一聲心碎的慘調。對於他們對人生得意的收獲，却未聞有發出一曲壯健的歌頌。因此他的風度確是神秘，確是滑稽，確會引起了人們的可憐和好笑。

其實人生的滋味不是單純的，色彩不是簡單的，因之人的享受自然亦有了不同。好像有的享甜滋味的粉紅色夢，亦有的受到胆汁味的黑地獄刑。不過醉於紅色夢的人是應該如何的來看重性命，與依戀人生。而受地獄刑者亦應怎樣的去詛

咒環境的惡劣，或將人生拚棄才合乎理。可是事實上，決不像我們所想一樣。而彼此正是相反的替換各人的人生進行曲而排演着。

所以人的活動，與人生有力的支配，都會使我們感到一切的人爲何要這樣無聊的生存的奇怪！故我疑惑？何以凡是人便要受到這樣環境的包圍。永遠屈服在人生威力下被磨蝕？

一顆心

當然，跑上社會戰線了的人，是多麼以前途爲顧念呀！又因環境長繞住生命漸趨於恐怖的緣故，所以各人不得不捨棄了溫甜的一切去發揮個性隱藏着的願呵！誰能相信這滿繫血絲的願，不能撞進理想的樂境？更有誰敢決定這人生的血路不是前途必經的路徑。呀！光明的前途就在前面。不，那完全是黑暗的前程，會吞沒人間青春的場所。因爲活在世上的人無一不感到人生不是苦，所以前程便顯示了不是一個好去處，而決無有好的爲人們告慰而追求，所以時常把人們祈望的志願輕易的成了泡影。此時他定有失望無疑了，說不定他的性命告別了人間的苦，亦在這時候吧！這確是難於預定的後禍，可是這樣使人失望的前途，又何以有人們不斷的去追求呢？這是一個原因，萬不能以愚笨看待，這原因，便是時勢的驅使了。

的確，時勢是驅使着人們的生活前進，每個人的週遭正因此亦逐漸的愈感到空虛；假使人們若能以性命決心的置之度外。則有時亦能造成了英雄，或於途中有異樣的碰遇，則所享到的富貴亦要使理想感到驚奇的。於是這僥倖的事實，便成了人們一個求生的目標，寶貴的目標呢？然，有幾個得到如樣的碰遇？所以一般為這而歆羨的人們，便引起我們以多麼可憐的態度去看待及恥笑。可是，自己心裏的慾望，有時或許亦會躲不出這圈套，真的，在疏忽的時候，亦難免要受到自己的鄙視。實在，過去那樣的度着金色生活，和玩着粉紅色夢的人，是不能走脫腦裏有計劃建設偉大的前程的，然而，到現在來，結果僅獲到一個泡影！多麼的傷心呀！看現在的四境已是日趨日惡了，勢不能使我再死心澈底的痴夢下去。所以環境告訴我自已應有一個心願為自已，為社會，為國家及目前的一切。可是這種重大的問題，實在只能給我不時的惆悵，甚更會擊痛我的心靈生着恥態。然而，我將如之何？我極需要一般聰明的人給我告訴！

記夢月心

余近無好夢，惟昨夜則夢與「月心」相偕甚密，且似已實行唱隨之樂矣！夢憶景憶，所夢時間甚長，舞場共樂一幕，醒後略能記憶，餘則均已恍惚遺忘，殊可惜哉！

「月心」者，余學生時所戀之人也，陽姓，少時與余共讀於鳳城數載，兩心相應，曾暗訂白首之約，後余遷居蛇江，每值假日，則乘車密往鳳城相會，自是兩情繾綣難分，後因余談婚不能自主，致未能踐約，故余遂鬱鬱寡歡，終爲思「月心」而病且重矣！時「月心」見余未踐約亦起誤會，且疎音問，不久乃絕，余急甚，屢函不答，所答非怨則責，絕無余表白餘地，剖心無機，遂忍痛罷手。二年後，余又因婚事與家庭不睦出奔，抱病浪跡蛇江，「月心」未之知也，又一年，始決意滬行，數年宦遊蘇贛，及大江南北，征途多苦，雖有時心神紊亂，尤尙未忘過

「月心」其人。今偶憶起，彼已離余數經寒暑矣，回憶前情，令人淚下，遶夢初覺，益增心傷！所幸月心健在，尙未許人，聞兼執教其校，環境頗佳，堪爲舊人告慰，惟余仍跡天涯孤苦，哀心無寄，月心其有思及乎？

一九三六，五，六，夜，

春花秋月何時了

秋風蕭騷，桐葉脫落，最堪傷人的風景展開了，然而，亦可謂爲攀桂已晚，採菊未至而是紅葉醉人的嬌麗之季候吧！這時節，青年人的心境，多少總有透些鮮艷的樂素，會把積厭於心境的濃厚沉澱一次漩渦的捲散，捲起了不少的泡影，消逝在風吹過憶海的那時。

春秋多佳日，我每於春花艷時，秋月亮時，便這樣的贊美，同時又恥笑到詩人的傷春悲秋的淡寫了，可是一年容易又秋來，惟是心境轉不回來那喜秋的情苗了，倒在春水消逝，杜鵑泣血的那時，滯根的種下了怕觀這秋的心。而秋的第一陣風已先吹刺我悶煞了，淚珠亦像同秋露日日增多般的滴落，明月，香桂，已不如過往有如許的神力，再能將淒慘的秋景瞞過了我的眼，甚至在這曾經美贊過醉人的紅葉時節，死寂的心境，倒被引起了一脈愁思，怪不得心泉被捲翻了連串的

沉澱；使暗嘗着破碎了的泡影之辛酸的滋味，於是我沉淪於傷春悲秋의 深潭，永遠的相信，相信年青人的春秋僅有悲傷而已！

我想，年青人是不應長有枯萎如喪的心呀！更不應爲了褪色的往事而傷心呢？是的，未來的錦秀前程，與甜蜜的美夢，確不能輕易的犧牲，且應衝出這樣死寂的週遭去追求，讓心泉重次的震動，澎湃的洶湧吧！可是誰能將我如許的往事壓抑着？更有誰能將我的往事的痕蹟洗滌得乾淨？誰能斷止了春秋的季候永遠不來？否則，我怎不爲慘痛的往事而傷心，但是，我時想把憶海的門開放，讓它一次次洗淨般的痛快回憶之後，便深鑽着想另蓄那雅弱的情苗，可是終受了舊恨新愁而戰敗，一直憶海是洞開着，每一念，那如許的往事，飛賤的興波作浪了。

記起春；確有數次和她踏遍那花紅柳綠，春水含情的西湖，每當陶情醉夢的時節，一種甜蜜，比那小鳥叫出的歌聲更甜蜜，那時舒適的享樂唯有年青人最容易忘記了一切……可是幾年愛情的培植，那知會如狂風暴雨的推折梨花一樣的隨

着艷春同逝了，由是一顆情苗，在心的深處像落花受流水壓沉在河裏深處，緩緩受了消蝕般的，有時連泥帶水受了水力捲漂了出來，又沉澱了下去，這不是像我的憶海一樣嗎？於是我永遠失望的悲楚着。

秋更難堪於記起，過去的賞月登高，攀桂採菊，那一次不是雙雙同伴着，可是自雨淋了春的元宵夜後，中秋的月自然亦受到了雲所蓋，罩往了繚紗的心，那有勇氣再衝進舊時的月色，玩慣的花下，僅能去單獨的尋傷感？尋故夢，所以不願的心時常要回憶，抱憾，傷感，一切的感觸動了心絃，在這環境中，誰人不嘆起人生的無趣，怎不咒詛春秋的節季，於是我問天，春花秋月何時了？何時將我的愁消？但是，未聽得有答！惟是一年依樣愁！

一九三五秋上海

雀戰有感

本來，打幾次通宵達旦的麻將，已算不得什麼，何況在這日長夜短四點多鐘天就亮了的熱夜，更覺是平凡的事，尤其是自己這孤寂不過的人，若不籍打麻將以解悶，真不知要弄出什麼毛病來？

過去太不應該每夜常去躑躅於街頭，和亂穿於鶯燕隊裏了，現在想起那可怕的環境，真有點危險呢？自從被李四爺邀去幫忙搬家，在搬家的前夕打了一夜麻將之後，便將這勾當又玩上了癮。故不時便偷偷的去幹這工作，所以過去的嗜好緩緩的亦改變了。我認識這對於我確有相當的益處，於是不能不感謝於李四爺的指導了。

李四爺每次解決肚齋齋之後，牌子滿了三台二台又守莊的當兒，高興得這樣的說：「麻將之功用大矣哉！能持神，醒腦，消風，散氣，何樂而不為哉！」的

的確，勝了牌子固然精神十足，而敗了牌子的，這時精神亦不得不加倍，以徒恢復故也，可是每次各人的精神均用光了，結果仍是李四爺資格老，錢都給他一人勝了，但是，不單一次敗了的我，從來未還過李四爺一次賬，原因是親戚兼朋友，不好意思接受。

這次算是我打麻將的第二次通宵達旦了，在最末負了一千餘，而是小三元，北方北的二次牌滿不下以後，第五大圈牌亦算完結了，這時剛是六點多鐘，便和老孫老潘到冠珍樓飲早茶，李四爺因為張不開眼睛，倒下去而睡覺去了。

龍井菊花茶，味固清香，可是提不醒這雀戰剛息的頹敗精神，又因為點心勝不過眼倦，所以急不能等的相辭告別而離開了冠珍，空着肚子飽嘗着這初秋的晨風，因此我憶起曾一度負責某報館的編輯時，每晨亦像這樣的時間才離開報館的一方滋味，比較之下，倒亦相差有限，不過為生活與為消耗人生之不同而已。

現在覺得雀戰固然損神，但其能消耗人生之益確是不小，不然，我這閒散的靈魂孤寂的人生，將向何處尋歸宿，不過，我不敢時時的提倡麻將救國，但是我打將麻，從未想過國家事管他娘，此愛國之心來死也，一嘆！

廿五·八·卅

憶慈母

別了故鄉，離了慈母，已是幾經寒暑了。在這天涯流浪的遊子，每當心絃平靜的剎那間，勞瘁得像破如蜂巢般的腦海，便會擠上了母親那蒼白瘦弱的臉龐，使我一時自然沉默了起來，且多麼担心的去記掛着，這時，酸了心，落了淚，悲切的祈禱慈母永遠康健。這成爲慣例了的思想，在感到人生太缺味時，亦藉可爲一時的安慰，只是很憂心到母親有什麼不幸的碰遇，和恨起自己遠離的歸期無定了。

近日弟弟來信說，母親病危，生回絕望的消息，在震驚赤心之餘，即感到爲人之缺味了，可是弟弟的信下面又說：母親生病是在半月前，現已全癒了，可免掛念，當時因爲不敢告訴你者，恐你傷心過度，或有愴悻回家之不便故也，我看了這話後不免轉悲爲喜，但於轉喜之後，不但怪到弟弟的信不該以驚人之句寫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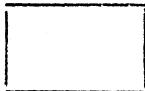
前，就是對他們的處置亦怨不當了，何以母親病危不告訴我呢？如果母親真有一差二錯，最後的一面就不能相見了，家裏還對得起我麼？好得現在又得健存人間，但是健康的問題，尤足爲我擔憂了。

我真奇怪，爲什麼時要憂心母親的健康，雖然我很明白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關頭而人老必死又是必然的定論，爲何我總怕這死字？怕死字去走近母親的身邊？雖然我是骨肉之情的俘虜者，但我相信未重視過自己的性命，尤其是爲生活而奔波的我，當受不下人間的怨氣時，更覺到性命的可棄了。的確，我會幾次感到自殺是一件愉快的事，又因爲曾抱有一個誓願不忍看死字走近母親，而自願先跟死字走，以免將來受到一方沉痛的悲哀。故更覺死之不足惜了，但明知自己比母親先死，母親必有更甚的悽絕，然而這是我所不見的，雖是太殘忍了，可是這隱痛比任何來得易消受，在這人世間的生離死別的滋味，我真不慣看人們苦嘗，因此自己亦自然不願有這難受的滋味給人們所不慣看了。

從來，母親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深得不能磨滅的，她那種慈愛，不但早已在我心上烙上了留痕，就是幾年在外面得到她寒送寒衣，暑送暑衣之體貼入微。令人怎不同憶呢？據姊姊的信說母親每次寄東西給我，總要含淚向被寄人託之再三，但是我每次接到了東西，亦未曾無感到一方的淒楚，大抵有同樣感到相見匪易的悲痛吧了，

由是我感到世間的愛，最偉大者莫如慈母的愛了，因此我咀咒一般不識生身之本的人，又可憐一班不得慈愛之輩，於是我又感到沒有慈母的人，是萬分的痛苦的，有如迷路的羔羊。和荒島的孤獨者那樣的孤苦寂寞，像沒有受到露水的花朵那樣的無生氣和無安慰了，所以我祈望慈母要永遠的康健。亦祈望世間人們的慈母亦永遠的健在，使兒子們不致失了偉大而難得的慈愛呀！

推窗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初版 實價法幣四角

著者 翁 漫 棲

發行者 劉 麟

印刷者 上海南市大境路
上海吳承記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羣英書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〇三〇號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封底